

台灣政黨版圖的重畫： 民進黨、國民黨與親民黨的「民基」比較

徐 火 炎*

- 一、前言
- 二、解釋政黨體系演變的相關理論
- 三、資料來源說明
- 四、研究變項與概念的操作
- 五、研究假設與說明
- 六、資料分析的結果與解釋
- 七、台灣政治分歧的焦點：代結論

政黨勢力的消長、演變與政治分歧焦點的轉變，向來都被證實具有密不可分的互動相隨關係。根據西方選舉政治的經驗，衍生出來兩種解釋的理論取向：一為強調社會結構分工所導致利益衝突的社會分歧論；另一為經濟社會條件改變與社會化過程所形成世代差異的價值變遷論。台灣近年來政黨的演變，雖屬於競爭性政黨萌芽時期的一種特徵，然而新生的政黨為了生存發展，必然也會回溯到既存在的社會分歧上，找尋歷史文化的支點，以動員支持群眾。此外，也因為台灣社會處於台海兩岸分裂國家的對立、競爭與可能合作的歷史情境。因此，政黨競爭與選舉政治所凸顯出來的政治分歧，在性質上則截然不同於西方民主社會的情形。

本文應用兩筆全國性的面訪調查資料，以互為補充與驗證的方式，一

*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

本文初稿曾在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政治組研討會口頭報告，受惠於政治組同仁提出一些修改建議。修正稿後來也曾在 2001 年 12 月 15、16 日召開的「2001 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政黨輪替後之台灣政治』學術研討會」中宣讀，承蒙評論人洪永泰教授提供寶貴的參考意見。當然，除了文責自負之外，作者要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先生對本論文的鼓勵、並提供珍貴的進一步修正意見。此外，作者也要特別謝謝中央研究院調查研究工作室的侯佩君小姐，在百忙之中不辭辛勞地為本文編表製圖、以及從初稿到完稿的校對工作。

方面說明與檢視台灣政黨演變與政治分歧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剖析與解釋民進黨、國民黨與親民黨之選民基礎何在。本文將心理上認同與行為上投票支持同一政黨的忠貞選民、以及沒有政黨認同但也投票支持該政黨的未來認同者，皆視為該黨的選民基礎而稱之為「民基」。

本文的分析發現：三黨的民基在省籍、族群認同、國家認同、統獨議題立場、台灣前途決定權認知、台灣心、中國情與李登輝情結等變項上，皆具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這些影響變項所指涉的，也就是當前台灣社會的政治分歧所在。這些政治分歧焦點，可以追溯到長久以來潛藏於文化價值與深植人心的、所謂「中國結」與「台灣結」之因素。以比較總體的角度來觀察，台灣社會的政黨演變與選舉競爭的訴求，基本上可說是被定位在這兩個既融合且分裂的交叉座標上打轉或移動。以 2000 年總統選舉資料所顯示的，台灣政黨的分合與選舉競爭的性質，可說是屬於文化價值的一種認同性衝突，截然不同於歐美社會選舉政治顯現的政策立場之功能性衝突。最後，本文也從政黨民基的相對位置與政治分歧，來說明民進黨、國民黨與親民黨等三黨在總統選舉所顯現的勢力消長。

關鍵字：政黨認同、政黨組合、政黨解組、政黨重組、社會分歧理論、價值變遷理論、民基、族群認同、國家認同、李登輝情結、台灣心、中國情、台灣結、中國結

一、前言

無論就台灣新興民主的鞏固或政黨的演變而言，公元兩千年的總統選舉，可說都是一次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奠基性選舉。這次的總統選舉結果，一方面讓統治台灣達半世紀之久的國民黨，在選民項背與思變的潮流衝擊下，終於嘗到了失去政權的落寞滋味；另一方面創黨未滿十三年的民進黨，則抱著學習與調適的心態，坐上了掌權執政的指揮台。總統選舉的理性競選過程與選後的和平政權轉移，都象徵著台灣已經走出威權統治的歷史格局，而擠身為政治民主成熟的國家之林。兩千年的總統選舉結果，除了讓台灣選民見證到他們的選票，在集體上可以決定政黨的輪替執政之外，同時也體驗到「黨國一家」的國民黨，已經成為歷史上的過去。

就政黨的演變來看，兩千年的總統選舉，也創造了能與國民黨及民進黨鼎足而立的親民黨。親民黨的出現，可說是國民黨繼新黨出走以後的再一次分裂。1993年3月間，國民黨內部因推舉候選人在國民大會備選總統，發生了所謂「主流派」與「非主流派」的對立，最後「非主流派」的失勢者另組新的政黨；亦即，以國民黨當時在立法院與國民大會的「新國民黨連線」次級問政組織為主體，在1993年8月成立新黨。同樣地，親民黨的創黨政治菁英，也因國民黨在提名2000年總統候選人上出現歧見而分裂；當時擁有豐沛的民意與黨政人脈基礎的前台灣省長宋楚瑜，在廢省決策與總統候選人提名都被排除的情況下，終不願被國民黨開除黨籍，而以獨立候選人參與角逐總統選舉。在宋楚瑜與他的省府舊屬執政團隊之努力下，於總統選舉中獲得36.8%的第二高得票率。宋楚瑜雖然敗選，但得票率卻遠高於國民黨提名人連戰的23.1%。總統大選結束後，已經被國民黨開除黨籍的宋楚瑜及所屬競選團隊成員，為了凝聚投票支持他們的選民，以延續他們的政治生命，終於在2000年3月31日，正式宣佈成立親民黨。

戒嚴時期一黨獨大的國民黨，在解嚴以後除了遭受民進黨的競爭與挑戰

之外，在「去革命化」的政黨轉型過程中，也因國家認同立場上的分歧而出現分裂：在統獨的政治光譜上，分裂出主張中國統一的新黨，以別於主張維持現狀、朝台灣本土化發展的國民黨。然而，2000年總統大選後出現的親民黨，則是國民黨的再一次分裂。親民黨的出現可溯源於宋楚瑜的脫黨競選：他挾著曾任中央黨政首長與第一屆民選省長等資歷、及所累積建立的豐沛政治資源與人脈關係，終能透過參選總統的選舉動員，而掀起另一波的政黨重組。替宋楚瑜競選的省府執政團隊成員，以及後來的親民黨主要政治菁英與支持群眾，基本上可說都出自於國民黨。這事實本身即說明國民黨的主流並無法吸納他們；或顯示出國民黨內的親民黨潛在支持者，對於當前國民黨的認同程度並不強烈，只要有機會則會另找政治上的出路。此外，從宋楚瑜以獨立候選人參選的高得票率，以及後來親民黨正式組成的聲勢來看，也說明以往不具政黨傾向的獨立（或稱為中立）選民當中，不少人是因為支持候選人宋楚瑜之故，進而形成對親民黨產生偏好的黨派情感。究竟支持宋楚瑜及親民黨的選民，與國民黨、民進黨等政黨支持者，具有怎樣的差異？換句話說，親民黨的社會基礎何在？與國民、民進兩黨是否不同？台灣目前能左右政局的三大政黨的政治分歧究竟為何？這是本文嘗試探討的問題。至於曾經是台灣第三大黨的新黨，由於在公元2000年的總統選舉中，如附表一與附表二所示，得票率僅達0.13%，顯然只是此次總統選舉中的陪襯角色，因此，新黨的選民群體可說不具比較分析的意義。¹

二、解釋政黨體系演變的相關理論

在一個政治民主的社會中，定期的選舉必然會引導政黨的產生、興衰、甚至於消失。然而，一個政黨的出現絕非只是選舉機制的副產品，而是具有

¹ 新黨自己推出的總統候選人李敖，甚至在公開場合宣稱他的競選目的主要是幫助宋楚瑜當選；不僅如此，如附表的兩筆資料分析結果顯示，自從有親民黨出現作為可能對象以來，受訪者對於新黨表示認同或支持的比率，最多也僅達1.2%而已。

一定的社會基礎；換句話說，有選民投票支持的任何一個政黨，必然出於該政黨在某特定方面，無論是表意性的情感宣洩或實質利益的代表，能在當時滿足投票支持它的選民，或提供願景來吸引投票支持它的選民。在討論政黨的出現與興衰的文獻中，社會分歧與文化價值的衝突與轉變等論述，可說是研究者經常引述的兩個理論取向。首先，就社會分歧的解釋觀點而言，Seymour M. Lipset 與 Stein Rokkan (1967) 可說是主要的典範建立者。他們從研究西歐政黨的歷史中指出，社會分歧及其衍生的利益衝突，隨著當時選舉權的逐漸普及擴大而在政治上尋找出路，因此，政黨就成為社會分歧的政治上代言人。由社會分歧的角度觀察，政黨的出現必然隱含著社會分歧及衍生利益的衝突存在；社會分歧所衍生的不同利益與可能衝突，就成為政黨競逐動員支持者的訴求焦點：一方面，既存在的政黨在選舉決定政黨興衰的壓力下，固然會儘量包容不同利益的追求於黨綱之中，以極大化它的支持群眾；另一方面，由上而下的新生政黨組織，既然由政治企業家 (political entrepreneur) 所主導而來的，政黨菁英為了政黨組織的存續與茁壯，也往往預設這新生的政黨是建立在某種社會結構分工或分歧的基礎上；因此，一遇選戰，新政黨的菁英必全力以赴，來獲得選民的支持，以具體化他們預設與想像中的支持者或跟隨者。此外，若先前存在的社會分歧、或社會結構分工所產生的利益衝突，無法在既有的政黨中找到出路，或當前的政黨無法伸張他們的利益，則必然會激起他們組織新的政黨參與選舉，以表達他們的聲音或保障他們的政治利益。

從價值衝突與變遷的角度來看政黨的出現與興衰，主要是受到 Ronald Inglehart (1977, 1990) 對歐美民主國家之價值變遷研究而來。他的價值變遷理論認為：出生在二次大戰後富裕社會的新生代，與生活在戰前社會貧困、物質匱乏的上一代比較而言，無論就文化還是價值信念，基本上都有顯著的差異；這也就是他所指的「物質主義-後物質主義價值」(materialist vs. post-materialist values) 的衝突。他的價值變遷理論所以蔚為一股研究風潮，乃在於它能夠解釋 1970 年代（尤其指越戰後新左派興起）之後的西歐政治變遷，諸如：新社會運動的出現、政黨的解組、大眾投票行為的改變與新政治

議題的產生等。根據 Inglehart (1977, 1990) 的價值變遷理論及相關的選民投票行為研究發現，自 1970 年代以來，歐美民主國家的政黨，愈來愈無法透過社會分歧的利益衝突來做有效的選舉訴求；同時，影響選民在選舉時的政黨抉擇與平時的政治參與的動因，也逐漸被他提出所謂的「認知動員」(cognitive mobilization) 所取代。他的研究指出，歐美社會在戰後經濟復甦與現代化發展的結果，一方面是一般民眾的教育逐漸提高、大眾傳媒的普及與發達，另一方面則是個人對於政治的知識能力大為提高；影響所及，選民也逐漸不再依賴傳統的社會團體、人際網絡或政黨組織，來了解政治事物。尤為凸顯的現象則是，個人除了逐漸擺脫以社會分歧或階級的利益作為政治訴求的焦點外，同時也更強調人文的、社會整體的與非物質取向的價值，例如：環保、人權、反核與和平反戰及社會整體的和諧與美麗等。在這樣的社會變遷趨勢下，歐美工業先進民主國家的政黨與選舉政治，具有兩方面的特性：一方面是選民不再依賴以階級或社會分歧利益為訴求的政黨組織來參與政治，結果造成了選民政黨認同的減弱與獨立(中立)選民增加的一種「政黨解組」(party dealignment) 趨勢 (Dalton,1988;Dalton, Flanagan and Beck,1984; Flanklin, Mackie and Valen 1992)；另一方面則是，選民逐漸以「後物質主義的價值」與單一議題取向(如環保、反核與反戰等)，來作為介入政治及投票抉擇的依據；此外，建立在社會分歧或階級利益基礎上的傳統政黨，既然無法一時調整過來，因而也出現了因應「後物質主義價值」為取向的新社會運動與新政黨(如綠黨)。這即是另一種所謂選民因價值衝突與轉變，而出現「政黨組合」(party alignment) 的發展趨勢。

上述兩種理論取向，分別從社會的與心理文化的角度，來看歐美民主社會在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的政治衝突所在與相應的政黨基礎。在一個以數人頭代替殺人頭、用選舉來決定政爭的民主社會中，社會分歧的不同利益或文化價值的衝突，自然會透過既有的代表政黨、或自行組織政黨(假定無代表的政黨存在)，來競逐政治上的利益或發言權；因此，政黨競爭的戰場與選舉的議題，也就是指該社會的「政治分歧」(political cleavages) 所在；同時，

政治分歧的形成與改變，也就是指涉選舉議題與政黨競爭焦點的出現與轉移。²自 1970 年代以還，歐美社會的選舉議題與政黨競爭的政治訴求，根據 Russell Dalton (1988) 的研究指出，已經不再依賴客觀上社會分歧結構所衍生的利益衝突，轉而強調選民因世代差異、因接受不同社會化過程而形成的不同政治價值取向。歐美社會的「認知動員」現象，一方面表現在戰後世代的選民在選舉與政治參與上，傾向於強調自我認知與主觀的政治價值取向，來作為投票抉擇與政策議題偏好的依據；另一方面認知動員影響所及的發展趨勢，就是傳統的社會分歧在選舉與政黨競爭上，逐漸失去動員選民的作用，連帶地政黨也逐漸修正它們的黨綱，或調整政策立場與訴求（例如：英國保守黨採行國有化政策，以及工黨後來也強調市場機制的重要等政策轉變，即為典型的例子）。歐美選舉政治中所謂的「新政治」(new politics) 即指這種發展趨勢，Oddbjorn Knutsen與Elinor Scarbrough (1995: 497) 甚至進一步指出，歐美民主社會的這種新政治，乃是一種「沒有分歧的政治」(politics without cleavage)，而政黨為反映選民主觀政治文化價值的利益衝突或不同的政策議題訴求，則被視為是「後分歧政治的衝突」(post-cleavage conflicts)。

當然，解釋歐美政黨政治變遷的理論，不必然適用於觀察台灣這樣一個由威權走向民主的轉型社會；然而國情、文化與社會發展的不同，並無礙於經驗知識的互相啟發，而上述兩種理論取向對於我們觀察台灣選民與政黨互動與變遷，卻頗值得借鏡參考。在台灣，現代化意義的政黨競爭與民主轉型，本是同步發展的過程；換句話說，允許挑戰威權政體的反對黨出現，本身即為民主化的開始，甚至可說在野政黨具有公平與合法地位，乃是政黨政治的必要條件；尤其是，具有公平、公開、公正的政黨競爭與選舉，才是民主政

² 按照Oddbjorn Knutsen與Elinor Scarbrough (1995: 494)的看法，「政治分歧」就是指根據個人透過黨派支持而表達出來的、關於對政策、政黨與政府之取向、態度與行為等社會的劃分。他們認為政治分歧是三類相互關聯的因素所交織而成的：一是社會結構分工所形成的社會團體，如宗教、階級與文化等可以在客觀上辨認的不同團體；二是團體成員所共同分享的價值取向或文化；以及，三是制度化的代表團體或組織，尤其是指為他們爭取政治上利益與發言權的政黨組織。

治的一種最起碼保障。台灣的民主化與競爭性政黨政治的出現，可說是「後現代化」的政治發展結果，因此，新生的政黨除了必須在舊有的社會分歧結構上尋找定位之外，也必須同時在後現代化社會的價值衝突與議題上，充當有效的政治上代言人。在傳統的「本省／外省」籍貫不同的社會分歧（或簡稱為省籍分歧）上來看，以挑戰國民黨威權統治而開啓台灣民主化大門的民進黨，延續它早期「黨外」的草根性，而被定位為代表「本省籍」的政黨，相反地，長久執政的國民黨，則被視為是一個「外省籍」所主導的政黨。以「威權／民主」的價值衝突上來看，民進黨則被選民視為民主的推手，而國民黨則是威權統治的本身。1993年成立的新黨與1996年出現的「台灣獨立建國黨」（簡為建國黨），則進一步把「統一／獨立」的國家認同分歧割裂：一般認為新黨最主張中國統一、國民黨則維持現狀或所謂的「獨台」、民進黨則有條件地追求「台灣獨立」、建國黨顧名思義則被定位在台灣獨立建國的另一極端。

以台灣政黨政治的發展來看，一方面可以發現，傳統的社會分歧與主觀的政治價值衝突，都構成為台灣選民在取捨政黨投票支持的主要依據，同時也是政治分歧的焦點與政黨動員支持者的基礎；另一方面也顯示，歐美社會出現的所謂選民不再依附政黨的「政黨解組」現象，並沒有在台灣的后現代化社會發生；反而是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台灣社會卻朝著「政黨組合」的方向演變，亦即：選民逐漸具有黨派偏好的政治心理。當然，這種政黨組合的發展也可以看成是：國民黨在「黨國一家」的政治魔咒解除以後，選民不再認同國民黨而對新政黨產生認同的一種「政黨重組」現象。³從上面藉由歐美大眾政治研究所發展的理論取向，我們在討論台灣選舉與政黨的消長，不但比較容易聚焦，同時透過歐美與台灣的國情與社會發展不同，我們也可以觀察到為何台灣政黨的演變與歐美政黨的消長，具有不同的發展方向與性質。

³ 關於這方面有關概念上與文獻上較詳細的說明，可參考徐火炎(1992, 1993)的探討，為節省篇幅此處從略，但並不影響本文以下的分析與解釋。

三、資料來源說明

本文的主要研究問題，如題所示，在於比較民進黨、國民黨與親民黨的社會分歧與政治文化價值的基礎；換句話說，以下的分析即嘗試回答：究竟支持宋楚瑜的親民黨的選民，與國民黨、民進黨等政黨支持者，具有怎樣的差異？透過這樣的答案，來理解民進黨、國民黨與親民黨選民基礎何在？並進一步確認左右台灣政權與政黨更替的政治分歧究竟為何？當然，要回答這些經驗性的研究問題，可以透過多種研究方法與資料來進行，然而最為直接且比較客觀的研究途徑，應該是依賴具有代表性抽樣調查的資料分析來進行。資料不是一種臆想即會存在、更非呼之即垂手可得的東西，它是經過設計而耗費人力與物力而收集的資訊。本文能夠進行嘗試回答上述的研究問題，即藉助於下列國科會所資助、且由執行單位費時費力收集的大規模調查資料。

本文以下的分析，根據的資料主要有兩筆：一是東吳大學政治系所黃秀端教授主持的「公元兩千年總統大選選民投票行為研究」國科會計畫所收集的選後訪查資料（以下簡稱為「2000年總統大選調查」）；該資料以全省選民為母體的抽樣調查，樣本則根據鄉鎮、村里為單位的分層抽樣原理抽出，有效樣本數為1,409。二是中央研究院社會所執行國科會資助的「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四期第一次調查資料（以下簡稱為「社會變遷調查」），以全省二十歲（含）以上成年公民為母體，樣本的抽取也是根據鄉鎮與村里為單位的分層隨機抽樣原理，有效樣本數為1,960。⁴這兩筆資料的面訪時間不同，剛好可以互相補充，以作為本文比較分析親民黨的根據。2000年總統大選調查計畫，是以選舉為研究主題的選後面訪調查資料，訪查時間

⁴ 關於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四期第一次調查的詳細情形，包括抽樣、問卷設計與實際面訪等執行過程報告，可參閱章英華、傅仰止主編的「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四期第一次調查計畫執行報告」。

在選後一週進行；當時宋楚瑜的競選團隊與支持者已有組黨之議，而且親民黨的組織與人事結構也逐步浮現與具體化；此外，在資料收集尚未結束之際，親民黨已正式宣佈成立。社會變遷調查計畫收集資料的正式面訪時間，則在親民黨已經正式誕生之後，始於 2000 年 7 月 10 日至 9 月中旬全部完成。

雖然，上面的兩筆資料並不在相同的研究分析架構下進行資料的收集，同時資料收集的研究目的也不盡相同，但這種差異並無礙於本研究的分析。因為，這兩筆資料關於受訪對象的政黨與投票抉擇等，都有豐富的面訪資料，本文即藉助它們來觀察、分析與嘗試回答上述的研究問題。

四、研究變項與概念的操作

本文的分析主旨，簡言之即在於：一、比較民進黨、國民黨與親民黨的選民群體；二、進一步確認台灣當前存在的政治分歧。在這樣的研究問題之下，首先，我們必須確認民進黨、國民黨與親民黨的選民群體，而我們藉以分類的變項有兩種：一是選民的政黨認同，二是選民的黨派投票抉擇。選民的政黨認同與黨派投票行為，分別是測量選民對一個政黨在心理層次上的依附感，以及行為層次上的投票支持。在心理層次的依附與認同而言，自密西根選舉投票研究的「美國選民」(Campbell *et al.*, 1960) 一書出版以來，不但視選民的政黨認同是連結選民與政黨不可或缺的接環，也認為是選民「慣常性投票」(normal vote) 的最主要決定因素 (Converse, 1966)；因此，從選民對一個政黨心理上依附的政黨認同中，可以知道他們隸屬於那個政黨。就投票支持的行為面來看，根據 Morris P. Fiorina (1981) 的研究分析指出，選民之所以投票支持某一個政黨，往往是基於對各個政黨在過去表現加以比較選擇的結果，這也就是所謂選民的「回顧性投票」(retrospective voting)；同時，選民投票支持一個政黨的行為，即是他們與該政黨的締結關係。從 Fiorina 關於回顧性投票的觀點看，究竟選民隸屬於什麼政黨，主要視他們在實際行為上投票支持那個政黨而定；換句話說，選民的政黨認同實際上就是指他們投

票支持一個政黨的行為總和 (running tally)。

本文從心理與行為層次兩方面，來觀察與區分選民究竟歸屬於那個政黨。當然，如上所指出，台灣的政黨仍屬於初生階段，不同於具有悠久政黨政治傳統的歐美社會；因此，歐美為基礎所發展的測量選民對一個政黨心理依附感的「政黨認同」量表，並不能有效移植應用於台灣，必須因地制宜地加以活用，才能測量到概念所指涉的內涵與特性。有鑑於此種差異性，本文以選民的「政黨支持」來測量歐美「自我表示認同某一個政黨」意義上的「政黨認同」，同時，在行文中兩詞有時亦交互使用。⁵顧名思義，選民的黨派投票的行為則是指：選民在總統選舉投票時所投黨派候選人的選擇而言。

省籍與族群認同的分歧

本省籍與外省籍的省籍區分，原本只是台灣居民的祖先來台之先後差異而已，但由於歷史事件與政治上的種種因素所影響，一直都是政治分歧的焦點所在。傳統上，絕大多數的外省籍選民，都認同於國民黨，而支持以前「黨外」的與現在民進黨的選民，也絕大多數是本省籍的。這種省籍分歧而延伸到結合政黨與選舉訴求的政治分歧，至今不但依然存在，甚至在選舉競爭中一再地被激化，以作為爭取選票的手段。因此，在分析政黨的選民時，自然不能遺漏省籍分歧與政黨支持或黨派投票的關係。本文中所謂的省籍分歧，

⁵ 總統大選調查的測量問題為：國內這幾個主要政黨，各有各的支持者。請問您是那一黨的支持者？(1) 國民黨的支持者 (2) 民進黨的支持者 (3) 新黨的支持者 (4) 親民黨的支持者 (5) 其他政黨的支持者 (6) 都不是。回答「都不是」則續問：請問您通常都站在那一邊？(1) 國民黨的這一邊 (2) 民進黨的這一邊 (3) 新黨的這一邊 (4) 親民黨的這一邊 (5) 其他政黨 (6) 都不是。社會變遷調查的測量題為：在國民黨、民進黨、新黨、親民黨，這四個政黨中，您認為您比較支持那一個政黨？(1) 國民黨 (2) 民進黨 (3) 新黨 (4) 親民黨 (5) 都支持【跳答】 (6) 都不支持【跳答】 (7) 不知道【跳答】 (9) 不願意回答【跳答】。選答「都支持」、「都不支持」、「不知道」與「不願意回答」的受訪者，則續問：您比較偏向國民黨、偏向民進黨、偏向新黨、還是偏向親民黨，或是都不偏？(1) 偏國民黨 (2) 偏民進黨 (3) 偏新黨 (4) 偏親民黨 (5) 都不偏 (6) 其他(請說明) (7) 不知道 (9) 不願意回答。

乃是指客觀上的籍貫差異而言，在測量上則以受訪者的父親籍貫為認定的標準。

隨著台灣解嚴以後的民主化發展，以及冷戰結束後的國際情勢演變，台灣與大陸的關係，也從「漢賊不兩立」的敵對上，轉變到海峽兩岸統一的「方式」、「時間進程」與「對等性」的爭論上。台海兩岸關係的解凍，也帶動了民眾對台灣與大陸兩個社會的歧異性與區隔上的認知，加上近年來台灣主體性的強調與政治本土化發展等影響，台灣民眾也逐漸在自我認同上衍生出「我是什麼人」的認同問題。以屬地原則來看，居住在台灣的居民，都是台灣人；然而就文化的淵源來說，無論台灣與大陸，都是儒家文化底下的中國人。顯然地，台灣社會近十年來對於自我認同是什麼人，有強調屬地原則或台灣生命共同體，也有重視中國文化的承傳與血脈的淵源，更有兼顧兩者的重要性。這種對「我是什麼人」的自我認同，即是本文所謂的「族群認同」。選民的族群認同分歧與省籍的差異之間，雖具有密切的關連性、但性質上並不相同。進一步來看，省籍分歧是指客觀上的籍貫不同，而族群認同的分歧則是指主觀心理上自認為是台灣人或中國人的差異。在測量上，族群認同主要是指受訪者對於台灣人、中國人或兩者都是（也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主觀上自我認定。

國家認同的分歧與統獨議題的立場

如上述，包括台澎金馬在內的大台灣社會，事實上乃是中華民國的治權範圍；同時，在國民黨威權統治時代，台灣地區的國民一直被教育認為：中華民國乃是包括大陸在內的全中國唯一具正統合法的政府，聲稱對中國大陸仍然擁有主權與統治正當性，只是暫時性的被所謂「共匪竊據」，在反攻大陸以前，無法有效統治大陸。然而，曾幾何時曾經有效統治台灣與大陸、而且具有合法、正當性的中華民國政府，在兩岸關係解凍的後冷戰時代，必須面對著國際現實政治的冷酷對待，委屈求全呼籲「共匪竊據」後成立的中共

政權，不要刻意處處打壓中華民國在國際生存的空間。在時代的必然演進、空間的認知錯亂及正反位置的不幸錯置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在台灣、台灣政治實體、台澎金馬關稅地區、中華台北、以至於台灣獨立建國的名稱，都曾出現在社會流行的政治對話中。究竟我們的國家前途在那裡？與中國大陸統一或追求台灣獨立？統一又是怎樣的方式與進程，獨立又是如何成為可能？這些都是現今台灣社會在「反攻大陸、消滅共匪」神話破滅後，所產生的國家認同混淆與分歧。

在整體上來說，國家認同分歧的現象反應在兩方面：一方面是關於民眾是不是願意看到台灣與大陸走向統一的方向，或是期許往志不和道不同、各自分離的台灣獨立建國方向邁進；這是民眾國家認同分歧表現在「國家選擇」的深層心理層面。另一方面，國家認同的分歧出現在民眾對國家前途是採取「中國統一或台灣獨立」立場，作態度偏好上的表意取捨；這也是選舉競爭過程中常被提出的統獨議題，而競爭中的政黨與候選人也不忌諱地表明他們傾向於贊成中國統一或台灣獨立的偏好。當然，在統一與獨立兩個極端政治立場之中，也有政黨與選民是偏好目前的現狀而希望維持下去，以避免對統一或獨立的兩極端作一明確的選擇。

在測量上，國家認同的分歧主要是以兩道假定性的測量問題來加以操作觀察。這兩道問題的問題項分別是：（1）如果台灣宣佈獨立之後仍然可以和中共維持和平關係，那麼台灣就應該獨立成爲一個新的國家；（2）如果中國大陸與台灣兩地，在經濟、社會、政治等各方面的條件相當，那麼兩岸就應該統一。本文以受訪者在上述兩道問題的「同意」或「不同意」態度上，作交叉分析結果，以建構選民在國家認同上做選擇的分歧（量化的給分方式，見附表三）。至於統獨議題立場分歧的測量與操作化，本文則從選民對台灣獨立、兩岸統一與維持現狀等，關於台灣未來前途的選擇，來加以觀察。另外，我們也從政黨的選民來看他們認爲台灣未來前途的決定：究竟由台灣人民自己來決定，或認爲中國大陸人民也有權參與決定台灣的未來走向統一或

獨立。⁶顯然地，中國認同或統一取向的選民，會傾向於認為中國大陸人民也有權參與台灣未來前途的決定；相反地，比較贊同台灣獨立或強調台灣認同的選民，則比較傾向於認為台灣的未來前途，無論是統是獨，都只有台灣人民自己才有權決定。

台灣心與中國情

上述國家認同的分歧或統獨議題立場的差異，不僅顯示選民深層心理上對國家選擇的情感，同時也表現在國家政治前途的統獨議題之立場定位上；然而，選民這種歧異的政治心理與態度，與台灣本土或台灣主體的集體意識，甚至與中華文化血脈承傳的集體潛意識，都具有深厚的淵源或關聯。這種集體潛意識的文化叢結，可說是一群人共同生活的歷史所發展形成的認同感情，在台灣一般的政治對話中，分別被稱之為「台灣結」與「中國結」。如上指出，本文以個體層次的資料來分析，因此，一方面以選民對台灣本土或台灣為主體的一種認同，來界定為所謂「台灣心」（或可說是台灣情）的心理取向，並指涉到總體層次上的「台灣結」；另一方面，本文以選民對中國大陸具有休戚與共的認同感情，來操作化界定「中國情」（也可說是中國心）這個概念的內涵，在總體層次上也指涉到「中國結」的集體意識。以上關於台灣心與中國情的測量題目與因素分析結果，可詳見附錄中的附表四。

⁶ 兩筆資料的測量題目內容大同小異。「2000年總統大選調查」：有人認為台灣前途不論是獨是統，只有台灣兩千三百萬住民有權決定，但也有人認為，中國大陸十二億人也有權參與決定。請問您的看法怎樣？（1）只有台灣兩千三百萬住民有權決定【續問】1）很堅持、2）贊成但不很堅持；（2）中國大陸十二億人也有權參與決定【續問】1）很堅持、2）贊成但不很堅持；（3）其他。「社會變遷調查」：關於台灣的未來，有人認為應該由居住在台灣的人民自己決定，也有人認為必須由大陸人民和台灣人民共同決定，您比較支持那種看法？（1）台灣人民自己決定（2）大陸人民和台灣人民共同決定（3）很難說、不一定（7）不知道（9）無意見。

李登輝情結的政治心理

毫無疑問地，李登輝是近十年來台灣政治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在他主政的十二年當中，台灣從威權政治成功地走向政治民主化，而贏得「台灣民主先生」的美名。李登輝也是第一個本省籍的、台灣人出身的總統，更是中華民國憲政史上第一個直接民選的國家領導人。自 1988 年李登輝繼任中華民國總統以來，「李登輝時代」與「李登輝情結」的辭彙，逐漸成為台灣社會上政治討論或對話中的流行語言。所以有「李登輝時代」的說法，不外是指他主政的十二年之中，對於台灣政治的走向具有濃厚個人風格的主導地位；「李登輝情結」一詞的出現與流行，也說明台灣大眾對他是「第一個台灣人總統」，所形成的一種正負面的特殊感情取向。以正面的感情傾向而言，尤其對本省籍的選民來說，李登輝登上總統之位，掌握了外省籍政治菁英所把持的國民黨之最高權柄，會不自覺地產生一種「台灣人出頭天」的情感投射。因此，選民的李登輝情結，簡言之就是指他們對李登輝的所言所行都懷抱著無條件式的正面情感投射。以負面的感情來看，也就是所謂「反李情結」，主要是以國民黨或外省籍的選民居大多數。對他們而言，李登輝擔任國民黨主席及總統之位的重大作為，都不免於居心叵測：李登輝領導的國民黨除了背棄了追求大一統的「中國國民黨」傳統使命之外，甚至不避諱地指出國民黨政府是「外來政權」。在李登輝任國民黨主席期間，讓統一傾向強烈的從政黨員分裂出去另組「新黨」，以凸顯他所領導的「台灣國民黨」之本土化走向，甚至後來兩國論的路線與廢省等都是出自他的構思與決策。當然，由於廢省與 2000 年總統候選人之爭，而進一步導致國民黨的分裂，最後演變成宋楚瑜被開除黨籍而在選後另立親民黨。李登輝情結的政治心理，正是引發這近十幾年來政黨演變的力量，也可說是串連後蔣時代國民黨內鬥與政治人物恩怨的政治心理上的一個主軸。

民眾對李登輝的特殊感情取向，固然具有正反兩個極端的不同內涵與性

質，即所謂的「李登輝情結」與「反李情結」而言。但在測量上，本文僅能跟據既有的測量題，來分析選民大眾的「李登輝情結」。⁷選民的李登輝情結心理，有強有弱等程度上的區分；雖然，「反李情結」的心理，或許可以從反面加以此推論，但它畢竟是另一個有待深入探討的課題，礙於資料與篇幅的限制，本文不擬、也無法在此更進一步處理。

最後，在本文的分析中，也遵照一般經驗研究的慣例，以選民的性別、年紀、教育程度與（家庭）收入等個人與社會人口學上的變項，列入觀察與解釋政黨民基所以不同的自變項。

五、研究假設與說明

從以上對研究變項的操作與相關背景描述中，我們可以合理地提出相關的研究假設與說明。首先，以省籍與政黨的關係來看。民進黨從「黨外」前身以至於組黨到執政，傳統上都被視為是代表本省籍利益的政黨。⁸相反地，親民黨的組黨政治菁英之中，雖然不乏本省籍的政治人物，但由於宋楚瑜的脫黨競選，主要是根源於台灣人第一個總統李登輝所主導的接班計畫把他排除，加上親民黨的出現不僅擠壓而且替代外省籍選民為主體的新黨；所以，就比較的意義上，親民黨應該是最能獲得外省籍選民支持的政黨。傳統上以外省籍為主導的國民黨，在新黨分裂出去以後與強調本土化的影響，則較可能是居於本省籍與外省籍分歧的兩極端之中間位置。

⁷ 李登輝情結的測量，只出現在 2000 年總統大選調查中，測量題目為：在這次選舉中三位候選人都會提到李登輝總統，他們提出的說法，有些人同意，有些人不同意，請問您的看法怎樣？（1）那些常批評李登輝總統的人，都是別有用心的人。（2）過去有許多人批評李登輝總統的作法，都是因為不了解他為台灣打拚的苦心。（3）假如沒有李登輝總統的努力，今天政黨輪替的民主政治就不可能在台灣實現。回答選項為：「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的五分量表。這三道題構成一個「李登輝情結」的因素，分析結果見附錄附表五。

⁸ 關於台灣政黨尤其是國民黨與民進黨形象的分析，早期可見參徐火炎（1991），而最近的分析可參見林佳龍（2000）；他們的研究發現都指出，在絕大多數的選民心中，民進黨乃是代表台灣人利益的政黨。

假設一：民進黨是以本省籍選民為主體的政黨，親民黨則是以外省籍選民最支持的政黨，而國民黨則居於本省與外省籍兩極端的中間。

其次，就族群與政黨的連結關係來看。由於長久來的習慣或語言使用，選民自我認同是台灣人、中國人或兩者皆是族群認同心理，與他們是本省籍或大陸各省（外省）籍之間，具有極密切的關連性。雖然，有愈來愈多的外省籍第二代自稱是台灣人，但是本省籍選民比較傾向於自稱為台灣人，而外省籍民眾則習慣於自我認同為中國人，則是一項普遍存在的社會事實。⁹因此，可以預期民進黨的選民中自稱是台灣人的比率最高，而自我認同是中國人的選民，則最可能支持取新黨而代之的親民黨；朝向本土化發展的國民黨，也許是居於族群認同分歧極端的中間位置。

假設二：在族群認同上，台灣人認同者傾向於支持民進黨，中國人認同者則比較支持親民黨，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即兩者皆認同者）或許比較支持主張維持現狀的國民黨。

眾所周知，1991年民進黨通過了「公投台獨黨綱」，將有條件的台灣獨立建國納入黨綱之中；雖然，近兩年來曾有提出修改放棄之議，但並未能成功。因此，它的支持選民無論在國家認同上或統獨議題上，都可能會比較傾向於台灣認同與追求台灣獨立；甚至可以進一步假定：台灣認同較強烈的或贊成台灣獨立建國傾向的選民，也比較傾向於認同民進黨、並在投票時投票支持它所提名的候選人（吳乃德，1991；徐火炎，1993）。然而，朝向本土化發展的國民黨，在李登輝提出兩國論的影響下，它的選民在台灣認同與贊同台灣獨立的傾向程度上，雖然比不上民進黨的選民，但可預期會比取代新黨較偏統一位置的親民黨之支持者為高。反之，中國認同與贊同中國統一的程度，則會以親民黨選民為最高，其次是國民黨選民，而以民進黨的選民為最低。

⁹ 關於族群認同及族群政治等方面的探討與文獻，有越來越多的趨勢，有興趣者可參考張茂桂(1994)、吳乃德(1994)與王甫昌(1998)等。

假設三：在國家認同上與統獨議題的立場上，民進黨選民台灣認同最強、也最傾向於支持台灣獨立的立場；相反地，中國認同與支持中國統一的選民，則傾向於支持親民黨。在國家認同與統獨議題的分歧上，國民黨則居民進黨與親民黨兩極端的中間。

假設四：民進黨選民比較傾向於認為只有台灣人民自己才有權決定台灣未來走向統一或獨立的前途，親民黨選民則較傾向於認為中國大陸人民也有權參與決定，國民黨選民的態度傾向則居其中。

就台灣心與中國情的取向而言，民進黨、國民黨或親民黨的選民群體相對位置，也應大致和它們在國家認同與統獨議題立場的位置相同。民進黨選民的台灣心程度最強，其次為國民黨選民，再次才是親民黨選民；反之，親民黨選民的中國情最強，其次為國民黨選民，民進黨的選民則最沒有中國情結。至於，台灣未來前途的決定權方面，傾向於台灣獨立的民進黨選民，大多數也會認為只有台灣人民有權做此決定，相反地比較支持中國統一的政黨，無論是國民黨或取新黨而代之的親民黨，它們的選民則比較可能同意：中國大陸的人民也有參與權。

假設五：民進黨選民最具有台灣心（台灣結）的傾向，其次為國民黨的選民，最後才是親民黨的選民。

假設六：以選民的中國情（中國結）而言，以親民黨的選民為最高，其次是國民黨選民，民進黨選民為最低。

如上指出，身居國民黨要津的宋楚瑜之所以脫黨競選總統，可說是根源於李登輝總統的接班計畫與廢省決策將他排除。因此，他與後來共同組織親民黨的政治菁英、以及投票支持宋楚瑜（即本文資料所施測時為投票支持親民黨）的選民，尤其是在「興票案」發生後，應該是最「反李登輝」的一群選民。然而，就國民黨方面而言，以往支持國民黨的選民一向都具有較高的李登輝情結（徐火炎，1999）；但自李登輝主張兩國論以來，情況或許有所

改變。在這次的總統大選中，李登輝雖然力挺連戰、亟力為國民黨候選人輔選，但也背負敗選的責任；以選後所謂忠貞國民黨員、在國民黨中央黨部抗議要求李登輝下台的情勢來看，國民黨選民的李登輝情結，也許並不會太強烈。另一方面就民進黨方面來看，雖然李登輝是競爭對手政黨的領導人，但也是台灣人第一個總統。因此，在省籍情結的影響下，民進黨支持者具有強烈李登輝情結的情形，也不會令人感到意外。

假設七：親民黨選民應該是最沒有李登輝情結的政治心理，反之，國民黨與民進黨選民，則具有較強烈的李登輝情結。

上述所列，一方面是本文分析所嘗試驗證的研究假設，另一方面也是本文藉以透過假設驗證的結果，來確認民進黨、國民黨與親民黨選民的主要差異，並進一步用以說明台灣社會的政治分歧所在。

六、資料分析的結果與解釋

在資料分析的策略上，本文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從兩變項關係的分析觀察，然後再檢視多變項之間的因果關係。在分析結果的呈現方面，對於具對等性與共通性測量的變項，我們則將「2000年總統選舉研究」與「社會變遷」等計畫所收集資料的分析結果，並列報導且互為印證。由於，本文以投票選民為分析的對象，而研究變項則以「2000年總統選舉研究」的資料較為完備，因此，最後多變項的分析與討論，也相對較側重這筆資料。

政黨民基與游離選民

首先，就兩筆資料關於政黨支持（認同）與黨派投票抉擇的關係來看。毫無疑問地，兩者在性質上都關於選民對政黨在心理與行為上的特性，其間的關係自然密切。在跨時間的比較研究上，選民的政黨認同影響到黨派投票行為，但他的黨派投票抉擇，勢必也增強（如投所屬政黨候選人）或修正（若

投其他對立政黨候選人)他未來的政黨支持或認同；然而，在橫切面一次資料分析的研究上，我們常會藉著社會化的理論與密西根的漏斗狀分析模型，視早期內化的政黨認同為影響黨派投票抉擇的一種長期性因素：選民透過、甚至依賴幼時即受到父母影響而養成的政黨認同，來過濾與形成對選舉議題的態度與政黨候選人的評價，最後具體化成為黨派投票的抉擇。

如上指出，在台灣關於政黨認同的測量，學者都傾向於採取較為廣義(或說較不精準)的測量方法，而以選民對一個政黨表示支持的心理取向來指稱「政黨認同」。此外，上面關於歐美社會政黨認同與黨派投票之間的相互關係，依然可以適用於台灣。我們也就是透過兩者之間的關係，來界定本文題目所稱的「民基」內涵。**本文所謂「民基」指的就是政黨的「選民基礎」，亦即心理上認同與行為上投票支持同一政黨的忠貞選民而言。**本文分析的主旨，就是藉著對政黨民基的確認，進一步說明民進黨、國民黨與親民黨之間的消長關係。然而，在缺乏政黨傳統與競爭性政黨政治剛起步的台灣，無政黨認同或偏好的選民，如表一的資料所顯示，仍然佔有很大比率(約三分之一強)。因此，我們也同時考慮到黨派投票行為影響未來政黨認同的可能性，而將無政黨認同但投票支持某黨候選人的選民，視為該黨的選民基礎(這至少對新興的政黨而言是比較公平)。我們將選民對政黨在心理上(政黨支持)與行為上(黨派投票抉擇)的兩項指標合併，來操作化界定政黨的「選民基礎」(簡稱為「民基」)。如表一所標示部分：

國民黨的「民基」 = 支持國民黨又投票給國民黨者 + 無政黨認同但投國民黨者；
民進黨的「民基」 = 支持民進黨又投票給民進黨者 + 無政黨認同但投民進黨者；
親民黨的「民基」 = 支持親民黨又投票給親民黨者 + 無政黨認同但投親民黨者。

在這樣的操作化處理中，**本文將政黨支持對象與黨派投票抉擇對象不一致的選民排除在政黨的「民基」(選民基礎)之外，而另稱為「游離選民」。**在以下的討論中，我們並不針對游離選民作進一步的分析，但在本文結論不分，會大略交代所謂的游離選民，檢視他們究竟與政黨民基在政治

分歧上，究竟具有什麼樣的差異。

從表一中，可以發現忠貞選民以親民黨為最多。這點說明上面指出的、投票行為影響政黨認同的可能情形：因為先有宋楚瑜的脫黨競選，在匯集人氣與選票之後才有親民黨的出現，而投票支持宋楚瑜的受訪選民，即是親民黨的先驅者，同時在選後調查訪問時表示他們在心理上接受與支持、甚至認同親民黨。但無論如何，根據兩筆資料分析的結果顯示：受訪選民心理表示支持與行為上投票給同一政黨的選民「一致性投票」比率，以親民黨為最高；其次是民進黨，最後是國民黨。

表一：政黨認同（支持）與黨派投票

次數 行%	2000年總統大選調查				社會變遷調查			
	投給 國民黨	投給 民進黨	投給 親民黨	行總數 %	投給 國民黨	投給 民進黨	投給 親民黨	行總數 %
國民黨 支持者	137 65.9	14 6.7	57 27.4	208 18.7	164 67.8	32 13.2	46 19.0	242 19.0
民進黨 支持者	9 2.7	309 92.8	15 4.5	333 29.9	32 5.8	494 89.7	25 4.5	551 43.2
親民黨 支持者	3 1.6	0 0.0	189 98.4	192 17.2	3 1.6	6 3.2	179 95.2	188 14.7
無政黨 認同者	58 15.2	184 48.2	140 36.6	382 34.3	43 14.6	154 52.4	97 33.0	294 23.1
列總數 總和%	207 18.6	507 45.5	401 36.0	1115 100.0	242 19.0	686 53.8	347 27.2	1275 100.0

chi-square=952.9036 (df=6)***

Contingency Coeff=0.67883***

chi-square=1115.1582 (df=6)***

Contingency Coeff=0.68305***

***: $p < 0.001$

從表一的分析結果看，國民黨的敗選主要可以歸咎兩個原因：一是自宋楚瑜脫黨競選後，部分國民黨的民基因而喪失；許多選民心理上認同國民黨但實際投票行為上卻投票支持宋楚瑜。這些選民是國民黨民基轉出的「游離選民」，所佔比率的確頗為可觀（在2000年總統大選調查與社會變遷調查資

料中，分別佔國民黨認同者的 27.4%與 19%）；二是國民黨在爭取無政黨認同者的投票支持上，相對來說最無能為力，僅有 15.2%與 14.6%的無政黨認同者投國民黨票，所佔比率不及投親民黨票比率的一半，或是投民進黨票比率的三分之一。

表一的分析結果，除了說明親民黨挖走國民黨票源的事實外，另一方面也顯示政黨民基的活動性；亦即：新生的政黨（如親民黨）可以依賴靠候選人或政策，來吸引無政黨認同者投票支持他們，甚至將他們轉化成未來忠貞支持者的民基。就上述兩筆資料的分析結果所顯示，在心理上沒有認同或支持任何一個政黨的無政黨認同選民中，投票支持民進黨者的比率為最高，其次是親民黨，最後才是投給國民黨的比率。這也說明多數無政黨認同的選民（分別佔 48.2%與 53.8%）投票給民進黨，乃是陳水扁能夠勝選的重要原因之一。就選民而言，社會上的任何不滿與眾所詬病的「黑金問題」，都是執政黨應該負責，因此選民普遍思變的情形下，無政黨認同的選民既然不會透過心理上對政黨的認同或支持，來修正社會不滿的歸因機制，自然會傾向於認為長久來執政的國民黨應該負責；所以，無政黨認同者投票給國民黨的比率為最少，這似乎不是一種意外的結果。至於宋楚瑜能獲得不少無政黨認同選民的投票支持，則很可能因為宋楚瑜在省長任內敢於花錢補助的施政作風、或與他全省走透透地勤跑地方基層有關。親民黨民基中，這群投票支持宋楚瑜的無政黨認同者，或許就是未來認同親民黨的支持選民。

從表一的分析結果中，我們除了可以觀察到選民對政黨在心理上（政黨支持）與行為上（黨派投票抉擇）的高度一致性外，一方面我們也將無政黨認同者投票給特定政黨的情形，視為該黨未來可能的認同者，與那些在心理上認同與行為上投票支持同一政黨的忠貞選民，合併視為本文所謂的政黨「民基」。另一方面，表一也顯示支持對象與投票對象不一致的所謂「游離選民」，為數仍然不少、並足以決定政黨在選舉競爭中的勝負，同時也具有分析的意義。但，本文的主旨在於比較分析民進黨、國民黨與親民黨的民基，進而觀察台灣社會政黨的社會基礎與政治分歧的焦點；因此，針對游離選民的進一

步探討，只有期待未來的研究。接下來我們分別從兩變項的關係，來看當前台灣社會中經常被選舉兩分與激化，以作為動員選民的社會分歧與文化價值衝突。

省籍分歧與政黨民基

首先，以省籍分歧與政黨民基的關係來看。從表二的列聯表分析中，無論就 2000 年總統大選調查或社會變遷調查資料，都顯示出一致的分析結果：絕大多數的外省籍選民（分別為 73.2%與 69.8%）是投票支持宋楚瑜（親民黨）的，而民進黨的民基則以本省籍的選民（分別為 53.9%與 63.7%）為最主要。進一步看本省籍與外省籍選民投票支持國民黨候選人的比率，則發現兩者大致相當（分別為 13.8%對 19.9%及 20.6%對 17.8%），亦即，以往為外省籍政治菁英所主導的國民黨，演變到 2000 年的總統大選中，並沒有獲得特定省籍（尤其是外省籍）背景選民的青睞。

表二：省籍分歧與政黨民基

次數 行%	2000 年總統大選調查				社會變遷調查			
	國民黨 民基	民進黨 民基	親民黨 民基	行總數 %	國民黨 民基	民進黨 民基	親民黨 民基	行總數 %
外省籍	17 13.8	16 13.0	90 73.2	123 12.2	26 20.6	12 9.5	88 69.8	126 11.3
本省籍	176 19.9	476 53.9	231 26.2	883 87.8	177 17.8	632 63.7	183 18.4	992 88.7
列總數 支持者	193 19.2	492 48.9	321 31.9	1006 100.0	203 18.2	644 57.6	271 24.2	1118 100.0

chi-square=113.799 (df=2)***

Contingency Coeff=0.31879***

chi-square=179.290 (df=2)***

Contingency Coeff=0.37176***

***: p<0.001

這研究發現，符合以往關於省籍與黨派投票的諸多研究結果，唯一具有差異之處在於：親民黨取代了新黨，也成為外省籍選民最支持的一個代表政黨。國民黨自新黨出現以後，逐漸流失外省籍的支持者；而尚在建黨過程中的親民黨，竟能吸收絕大多數外省籍選民的支持。這或許顯示國民黨在李登輝的領導下，早已完全本土化成功，從「中國國民黨」脫胎換骨成為所謂的「台灣國民黨」，以致於逐漸喪失外省籍選民的認同。當然，僅以省籍分歧來看國民黨的本土化，不免會犯了一種偏頗而危險論斷的可能。總而言之，表二的資料分析結果，支持本文的研究假設一：省籍的分歧十足地表現在投票支持代表政黨的差異上，而其間的差異與關聯性等，皆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

表二的分析結果也顯示出：民進黨的民基已相當程度地擴大到外省籍族群；兩筆資料之中，分別有 13% 與 9.5% 的外省籍選民，在 2000 年總統選舉時投票支持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影響所及也讓民進黨逐漸擺脫本省籍政黨的刻板印象。但不能否認的事實是，民進黨的民基仍以本省籍族群為最主要。另外，被外省籍選民視為代表政黨的親民黨，或許由於宋楚瑜在省長任內全省走透透的勤政作風，以及獲得本省籍政治菁英的加盟等因素，因此也獲得不少比率（分別 26.2% 與 18.4%）本省籍選民的支持。這與新黨當初被譏為「無法跨越濁水溪」、「只是台北都會區或眷村」為主體的政黨，不可同日而語；這研究發現也同時說明，為什麼在 2000 年總統選舉以來，「親民黨一出、新黨無法爭鋒」的事實。在這種發展趨勢下，國民黨所面臨的乃是兩面作戰的困境，一方面在外省籍菁英紛紛出走之後，無法有效鞏固傳統眷村的外省籍鐵票，另一方面雖強調朝本土化的發展方向，卻又拙於應付民進黨的族群動員。

族群認同與政黨民基

族群認同與省籍分歧雖具有密切的關係，卻分別指涉不同的內涵。省籍

分歧所指涉的是祖先來台先後，以中華民國政府遷台為切割點的、所謂「本省人」與「外省人」的區別。族群認同則是指民眾因兩岸關係解凍、及政治上強調台灣生命共同體，而逐漸浮現的一種「我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的自我認同。上述指出，強調台灣生命共同體的選民，較傾向於台灣人認同；而抱持中國文化承傳與血脈淵源的，則較傾向於中國人認同。假定省籍分歧是一種毫無選擇的客觀上籍貫劃分，而族群認同則是另一種可以選擇的主觀上自我認定。兩者關係極為密切，卻不必然對等。

如同省籍分歧與政黨之間的關係一樣，本文也假設認為：台灣人認同的選民，較傾向於支持民進黨，中國人認同的選民則比較支持親民黨，而自我認同也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即兩者皆認同者），或可能比較支持主張維持現狀的國民黨。根據兩筆資料的分析結果，¹⁰如表三所示，上述假設的主要陳述獲得資料的支持，亦即台灣人認同的選民群體則是民進黨的民基所在（分別為 72.2% 與 73.1%），而中國人認同的選民群體則大部分傾向於支持親民黨（分別為 59.8% 與 50.6%）。表三的分析結果也顯示，中國人與台灣人兩者皆認同的選民，並沒有比較支持國民黨。相反地，也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認同的選民當中，分別比較支持親民黨（41.1% 與 40.6%）與民進黨（37.3% 與 38.%），而國民黨在三種族群認同的選民群體中，都是獲得最少比率的投票支持率。族群認同與代表政黨之間的關聯性，如表三所示，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兩筆調查時間不同研究目的有別的資料，都一致支持上述的假設，同時也指出，居於族群認同光譜中間、兩岸關係上主張維持現狀的國民黨，

¹⁰ 2000 年總統大選調查與社會變遷調查兩筆資料，如表三所示，在三種類屬族群認同分布的比率上，具有很大的差別。在 2000 年總統選舉調查的有效分析樣本中，以兩者皆認同的選民群體為最多，佔 52.2%，其次是台灣人認同的類別，佔 38.3%；而在社會變遷的有效分析樣本中，以台灣人認同者比率最高，佔 58.1%，其次是兩者皆認同者，所佔比率為 34.5%；至於中國人認同者所佔的比率，兩筆資料的差異則並不大。由於，族群認同是主觀的現象，兩筆資料的不同調查結果，是否因受訪者的情境不同而所導致的，可能需要進一步的探討。然而，作為一個資料使用者而言，本文所要指出的是：即使兩筆資料不同，收集資料的時間與目的有別，但資料所呈現出的族群與政黨之間的顯著關係與差異，並未因此而受到影響。

在充滿「愛台灣」、「賣台集團」與「台奸」口號充斥的兩極化選舉環境下，並沒有因居中間位置，而獲得更多兩者皆認同者支持的有利地位。

表三：族群認同與政黨民基

次數 行%	2000 年總統大選調查				社會變遷調查			
	國民黨 民基	民進黨 民基	親民黨 民基	行總數 %	國民黨 民基	民進黨 民基	親民黨 民基	行總數 %
台灣人 認同者	51 13.4	275 72.2	55 14.4	381 38.3	98 15.2	470 73.1	75 11.7	643 58.1
兩者皆 認同者	112 21.6	193 37.3	213 41.1	518 52.0	82 21.5	145 38.0	155 40.6	382 34.5
中國人 認同者	25 25.8	14 14.4	58 59.8	97 9.7	20 24.7	20 24.7	41 50.6	81 7.3
列總數 總和%	188 18.9	482 48.4	326 32.7	996 100.0	200 18.1	635 57.4	271 24.5	1106 100.0

chi-square=163.329 (df=4)**
Contingency Coeff=0.37534***

chi-square=181.151 (df=4)**
Contingency Coeff=0.37515***

***:p<0.001

國家認同、統獨議題立場與政黨民基

假定要問台灣社會自 1987 年解除戒嚴令、1990 年代積極推動民主化轉型以來，最主要的政治分歧何在？國家認同的分歧與統獨議題爭議，絕對是一個不能忽略的答項。台灣的民主化過程與國家認同的分歧出現，一直具有密切的互動關係（Wachman 1994）；同時，近年逐漸增多的相關實証研究也都一致發現：國家認同的分歧與統獨議題立場，乃是解釋政黨認同與黨派投票抉擇的主要因素之一（王甫昌，1998；吳乃德，1992；陳文俊，1995；徐火炎，1996、1998；徐永明、陳明通，1998；盛杏媛，2001）。在這些以往

的研究基礎上，我們可以預期：民進黨選民最具有台灣認同、也最傾向於支持台灣獨立的立場；相反地，中國認同與支持中國統一的選民，以親民黨的選民所佔比率為最高；在國家認同與統獨議題的分歧上，國民黨則居民進黨與親民黨兩極端的中間。為驗證上述的假設，我們將國家認同與統獨議題立場等量化給分，進一步轉化為標準化的 z 分數，來比較民進黨、國民黨與親民黨的民基相對位置。

分析結果如表四所顯示，由於標準化的 z 分數具有平均數為 0、標準差為 1 的特性，所以就 2000 年總統大選調查資料為例，如圖一所示，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親民黨的選民群體平均分數為 .353（在社會變遷調查則為 .500），高於全體平均分數（0）最多，為最接近中國認同的一端（+1）；而民進黨的選民群體之平均分數為 -.395（在社會變遷調查則為 -.328），為最接近台灣認同的另一端（-1）；國民黨的民基則居其中而偏中國認同。這三黨的民基在國家認同上，具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Eta coeff.=.353/.364）。若從兩變項的關係來看、以 Eta 的平方值為 .1245 與 .1324 而論，民進黨、國民黨與親民黨等民基之間的差異，有 12.4%（或以社會變遷資料而言則為 13.24%）的變異，與國家認同的分歧具有相關連性（或可說被加以解釋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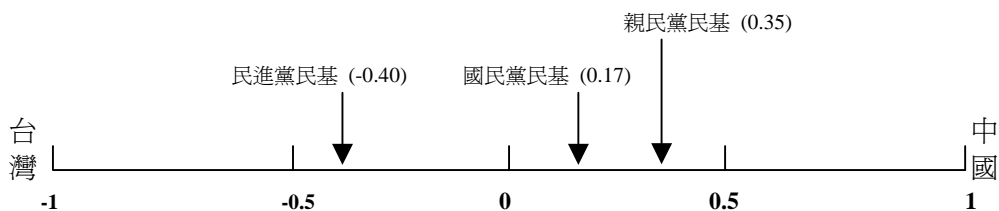
表四：國家認同、統獨議題與政黨民基

	2000 年總統大選調查			社會變遷調查		
	國家認同 (中)	統獨議題 (統)	N	國家認同 (中)	統獨議題 (統)	N
	Z 分數 平均值	Z 分數 平均值		Z 分數 平均值	Z 分數 平均值	
國民黨民基	0.1724617	0.1442146	195	0.2341898	0.2012930	207
民進黨民基	-0.3953662	-0.4284919	493	-0.3285646	-0.3566322	648
親民黨民基	0.3534768	0.4406944	329	0.5005536	0.5663276	276
			1017			1131
Eta	0.3529***	0.3940***		0.3639***	0.4006***	
Eta Squared	0.1245	0.1552		0.1324	0.16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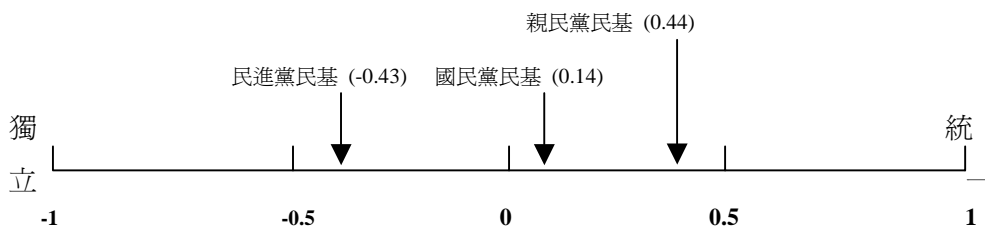
***: $p < 0.001$

其次，再以統獨議題的立場來看三黨的民基。無論就 2000 年總統大選調查或社會變遷調查等資料，表四的分析結果都顯示：親民黨的選民群體，對於台灣前途最傾向於贊成統一（ z 分數分別為.440 與.566）；而另一端則為民進黨的選民群體（ z 分數分別為-.428 與-.356），最傾向於贊成台灣獨立作為台灣的未來前途選項。如圖二所標示的，國民黨的選民群體，則居於民進黨與親民黨中間，但在取向上略偏向於贊成兩岸統一的方向。就分析的兩筆資料來看，民進黨、國民黨與親民黨的民基在統獨議題的立場上，如表四所示，的確具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而且，若以兩變項的關係來看三黨民基的差異，則可以說有 15.52%（2000 年總統大選調查資料）或 16.05%（社會變遷調查資料）的變異，與統獨議題立場不同具有關聯性。

圖一：三黨民基在國家認同上的相對位置（2000 年總統大選調查為例）



圖二：三黨民基在統獨議題立場的相對位置（2000 年總統大選調查為例）



上述中，我們分別以國家認同、統獨議題立場來看民進黨、國民黨與親民黨三黨的民基所在；我們發現無論在比較抽象層次的國家選擇的認同上、或是比較具體的台灣前途朝兩岸統一或台灣獨立的選擇上，民進黨與親民黨分別站在「台灣—中國」的兩個相反極端位置，而國民黨則居於中間而偏向中國認同與統一的方向。

如上所指出的，本文將「投票與政黨認同一致者」與「無政黨認同的投票支持者」等兩群選民，都視為政黨的「民基」。上述指出，自有競爭性政黨政治以來，國家認同與統獨議題立場一直都是劃分不同政黨屬性的政治分歧所在；然而，政黨民基中的兩類選民群體，在這兩種政治分歧上是否具有差異？換句話說，這兩種選民群體，雖然投票支持同一個政黨的總統候選人，是否也在國家認同與統獨議題的立場上，具有同質性？透過這樣的比較，我們能進一步理解政黨民基的穩定性或變易性質。¹¹從表四之一的分析結果中，首先，可以發現無論就 2000 年總統大選調查或社會變遷調查等資料來看，三個政黨民基中政黨認同者與無政黨認同者之間的同質性或差異性，都具有相同的研究發現；這也說明兩筆資料的效度頗高、以及分析研究變項測量，具有跨時間的信度。其次，分析結果也顯示國民黨民基與親民黨民基中的政黨認同者與無政黨認同者之間，在國家認同方面，並沒有統計上顯著的差異性；這說明投國民黨與親民黨「民基」中的政黨認同者與無政黨認同者，在國認同上都具有高度的同質性。第三，如表四之一中所顯示的分析結果，我們也可發現投票支持民進黨的民基中，有政黨認同者與無政黨認同者之間，對於國家認同與統獨議題立場兩方面，具有統計上顯著的差異性存在。這結果說明，雖然他們都投票支持民進黨總統候選人的陳水扁，但心理上認同民進黨的選民比無政黨認同的支持者，更顯著地傾向於偏向「台灣認同」，

¹¹ 關於這點的以下補充分析，作者受惠於匿名審查人所提出的建議。雖然限於文章篇幅，三黨民基中六種選民群體的比較分析，本文在此僅針對國家同與統獨議題立場等兩種主要的政治分歧，加以進一步說明，但作者認為仍具提示與舉例的作用，足為作者本人以及有興趣的研究者，提供未來可能的研究方向；因此，特此加以附帶說明與致謝。

同時也顯然較不會贊同「台灣與中國統一」，而傾向選擇「台灣獨立」為國家前途的選項。

表四之一：國家認同、統獨議題與政黨民基
(政黨認同者與無政黨認同者之比較)

	2000年總統大選調查			社會變遷調查		
	國家認同(中) 統獨議題(統)		N	國家認同(中) 統獨議題(統)		N
	Z分數	Z分數		Z分數	Z分數	
	平均值	平均值	平均值	平均值		
國民黨民基	0.1724617	0.1442146	195	0.2341898	0.2012930	207
政黨認同者	0.1984917	0.1982525	137	0.2632024	0.1585071	164
無黨認同者	0.1109772	0.0165733	58	0.1235372	0.3644762	43
兩群差異檢定	F=0.31	F=1.35		F=0.64	F=1.47	
民進黨民基	-0.3953662	-0.4284919	493	-0.3285646	-0.3566322	648
政黨認同者	-0.4530491	-0.5794236	308	-0.4186387	-0.4248414	494
無黨認同者	-0.2984966	-0.1750251	184	-0.0396257	-0.1378314	154
兩群差異檢定	F=4.4*	F=22.7***		F=24.6***	F=13.3***	
親民黨民基	0.3534768	0.4406944	329	0.5005536	0.5663276	276
政黨認同者	0.4328440	0.5327990	189	0.5727758	0.6834439	179
無黨認同者	0.2463310	0.3163531	140	0.3672777	0.3502058	97
兩群差異檢定	F=2.64	F=3.77*		F=2.39	F=7.89**	
有效樣本			1017			1131
Eta (民基群體)	0.3529***	0.3940***		0.3639***	0.4006***	
Eta Squared	0.1245	0.1552		0.1324	0.1605	

*: p<.05 **: p<.01 ***: p<.001

雖然，就國家認同與統獨立場等台灣社會兩大政治分歧焦點來看，民進黨的民基中，認同民進黨的與無政黨認同的支持選民兩者之間，的確具有統

計上顯著的差異性，但民進黨民基中的這兩類選民，如表四與表四之一所顯示的，仍然比親民黨與國民黨的民基，更傾向於台灣認同或贊成台灣獨立的立場。就 2000 年總統大選調查的資料分析結果的 z 分數來看，三黨民基所涵蓋的六類選民群體，在「中國」的國家認同與「統一」立場上的位置分別為：認同與投票支持親民黨的選民為最高（ $z=.433$ 與 $.573$ ），其次才是無政黨認同但投票支持親民黨的選民（ $z=.246$ 與 $.367$ ），三是認同且投票支持國民黨的選民（ $z=.198$ 與 $.198$ ），四是無政黨認同但投票支持國民黨的選民（ $z=.111$ 與 $.017$ ），五是無政黨認同但支持民進黨的選民（ $z=-.298$ 與 $-.175$ ），最後是才是認同且投票支持民進黨的選民群體（ $z=-.453$ 與 $-.579$ ）。上述相對位置的順序與研究發現，就社會變遷調查的資料而言，三黨民基中的六類選民群體，在中國認同與贊成統一立場的兩項位置上，順序仍然一致不變：**親民黨的民基**（有政黨認同者 > 無政黨認同者）> **國民黨的民基**（有政黨認同者 > 無政黨認同者）> **民進黨的民基**（無政黨認同者 > 有政黨認同者）。為節省篇幅之故，分析的結果與數據可逕參照表四之一所列，在此不擬另加文字說明或繪圖表示。

進一步比較三黨民基中的兩類選民，可以發現：首先，在國民黨的民基中，具有政黨認同心理的與無政黨認同者，在國家認同與統獨議題等兩大政治分歧上，並沒有顯著的差異，顯示「黨內同質性最高」。這發現可以說明：一方面國民黨內部最具中國認同與統一取向的支持者，例如眷村的外省籍鐵票，大部分已經被親民黨吸收；另一方面原來支持國民黨的台灣本土傾向選民，卻很可能轉而支持以台灣本土代言人自居的民進黨；以致於那些認同國民黨的或無政黨認同的投票支持者之間，並沒有顯著的歧異性。其次，親民黨的民基中的政黨認同者與無政黨認同者兩群選民，在國家認同上沒有差異，但在統獨議題的立場上，卻具有顯著的不同。這研究發現顯示出，親民黨除了將原來國民黨的支持者有效轉化成為認同親民黨的選民基礎外，也獲得許多無政黨認同選民的支持，雖然他們在統獨議題立場上未必強烈贊同統一的方向。第三，就民進黨而言，無論是在國家認同上或是統獨議題的立場上，具

政黨認同者與無政黨認同者之間，都具有顯著的差異。就這而言可見民進黨的民基對兩岸關係的政治立場上，兼具異質性與同質性。同質性在於他們與國民黨與親民黨的民基來比較，都顯著地傾向於不認同中國與不贊成統一的立場，而異質性則表現在強烈程度上具有顯著的差異。換句話說，認同民進黨的投票支持者，比較具有強烈的台灣認同也較贊成台灣獨立為國家前途的選項，然而，無政黨認同但支持民進黨的選民，或許只是接受民進黨反黑金與政治改革的訴求的一群，或比較理性地站在維持現狀的立場，而並非贊同所謂「台獨」傾向的基本教義派主張。此外，這種現象也可能是因為民進黨的陳水扁當選總統，而在短期間從在野黨轉變到執政黨的一種效應。但無論如何，民進黨民基中選民對於國家認同與統獨議題的異質性，將會是影響民進黨未來選舉、與民進黨擬訂兩岸政策的主要因素之一。當然，這種研究發現的意含與臆測，有待時間的考驗與進一步資料的佐證。

此外，我們也以「誰有權決定台灣未來的前途」的更具體指標，來觀察三黨選民群體的差異。如表五的分析結果顯示，在兩筆調查資料中，絕大多數的選民（77.0% 與 79.8%）認為台灣的前途應該由台灣人民自己決定；僅十分之一左右的選民會認為中國大陸人民也可參與決定。這不僅指出台灣社會的主流民意所在，更重要的是，我們可透過這道具體的意見反應，來觀察三個政黨在台灣與中國互動關係上，所可能採取的政策主張。

表五的分析結果顯示，在認為「應該由台灣人民自己決定未來是統一或獨立」的選民、以及回答「無意見」的選民當中，大部分都傾向於支持民進黨，而認為大陸人民也可以參加決定台灣未來統獨命運的選民中，投票支持親民黨的比率為最高，國民黨的民基則落於民進黨與親民黨的兩端立場之間。在關於「誰有權決定台灣未來前途」的具體指標上，三黨的民基無論是偏中國或偏台灣的立場，都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差異。綜合上述，本文假設三與假設四在兩變項分析中，都能獲得資料的支持：在國家認同上與統獨議題的立場上，民進黨的民基落於偏台灣認同與偏台灣獨立的立場上；而親民黨的民基則散佈於最偏中國認同與支持中國統一的位置上，國民黨的選民群

體落於民進黨與親民黨的兩極端中間。

表五：台灣未來決定權與政黨民基

次數 行%	2000年總統大選調查				社會變遷調查			
	國民黨 民基	民進黨 民基	親民黨 民基	行總數 %	國民黨 民基	民進黨 民基	親民黨 民基	行總數 %
台灣人民 自己決定	138 17.6	410 52.4	235 30.0	783 77.0	152 16.9	556 61.6	194 21.5	902 79.8
很難說 無意見	28 24.3	58 50.4	29 25.2	115 11.3	21 18.3	65 56.5	29 25.2	115 10.2
大陸台灣 共同決定	29 24.4	25 21.0	65 54.6	119 11.7	34 29.8	27 23.7	53 46.5	114 10.1
列總數 總和%	195 19.2	493 48.5	329 32.4	1017 100.0	207 18.3	648 57.3	276 24.4	1131 100.0

chi-square=46.691 (df=4)***
Contingency Coeff=0.20951***

chi-square=60.691 (df=4)***
Contingency Coeff=0.22567***

***: $p < 0.001$

台灣心、中國情與政黨民基

上述指出，台灣社會的國家認同、統獨議題、甚至於誰有權決定台灣的未來前途等認同與立場上的分歧，都與台灣本土或台灣主體的集體意識，甚至與中華文化血脈承傳的集體潛意識，具有深厚的淵源。這種集體潛意識的文化叢結，乃是一群人共同生活的歷史、語言與記憶想像所發展形成的感情。在台灣社會流行的政治對話中，分別被稱之為「台灣結」與「中國結」。我們以選民對台灣本土或台灣為主體的一種認同感情，來操作界定「台灣心」（或台灣情）的心理取向，以對應總體層次上所謂的「台灣結」；另一方面，則以選民對中國大陸具有休戚與共的認同感情，來操作化界定「中國情」（或中國心）這個概念的內涵，以對應總體層次上所指的「中國結」。由於這方

面的測量題目，僅出現在 2000 年總統大選調查的資料中，所以，以下的分析也只限於該筆調查資料為主。

我們以一組分別測量台灣主體強調與關懷中國大陸的題目，作統計上的因素分析，來操作化台灣心與中國情的內涵（測量題目與分析見附錄表四）。根據因素分析結果所得到的「台灣心」與「中國情」兩個共同因素為基礎，分別加以比較三黨民基的相對位置。首先，如表六所示，分析結果正如本文假設五所預期：以強調台灣主體的「台灣心」因素來看，民進黨的選民群體的因素分數平均值為最高（約.40），亦即具有最強烈的台灣心傾向；其次是支持國民黨的選民群體，因素分數平均值為-.15，而因素分數平均值最低的，則屬於親民黨的民基（約-.40）；同時，在台灣心的取向上，民進黨、國民黨與親民黨的民基之間，也具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其次，以強調與中國大陸休戚與共的認同感情之「中國情」因素而言，本文的研究假設六也獲得支持，分析結果如表六所示，三黨民基的相對位置剛好倒轉過來：以親民黨的選民群體最具中國情傾向，其次是國民黨的支持者，而民進黨的民基則最不具中國情傾向；此外，三黨民基在中國情的取向上，亦具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

表六：台灣心、中國情、李登輝情結與政黨民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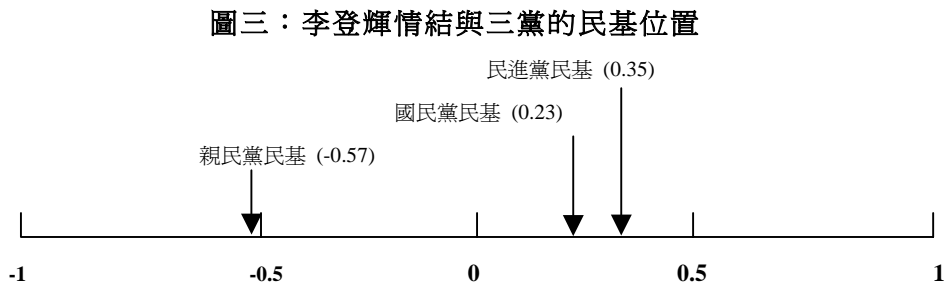
	2000 年總統大選調查			N
	台灣心 因素分數 平均值	中國情 因素分數 平均值	李登輝情結 因素分數 平均值	
國民黨民基	-0.1532391	0.1349709	0.2277169	195
民進黨民基	0.3996498	-0.3253043	0.3548334	493
親民黨民基	-0.3924162	0.3391725	-0.5718496	329
				1017
Eta	0.3653***	0.3059***	0.4231***	
Eta Squared	0.1335	0.0936	0.1790	

***: $p < 0.001$

李登輝情結與政黨民基

接下來，我們從李登輝情結的政治心理來看三黨民基的差異。上述中指出，李登輝情結的政治心理主要是指：台灣民眾對李登輝作為第一個台灣人總統的一種投射感情。這是一種比較屬於無條件式的特殊感情。我們以三道既有的問題來操作化，而測量題目與因素分析結果，見附表五。自廢省之後，李登輝與宋楚瑜的關係，即開始由正面轉向負面，後來宋楚瑜脫離國民黨參選總統，以及選後的籌組親民黨等，毫無疑問地都與李登輝具有密切的關係。與當初的新黨創黨情況不同的是，親民黨並不以「反李」為主要的政治訴求或組黨目標；雖然如此，社會中「反李」的政治菁英與勢力，卻比較可能同情外省籍背景的宋楚瑜，進而加入或依附於親民黨。以選民而言，「反李登輝情結」較強的，也同樣地較可能投票支持或認同親民黨。當然，受限於資料，我們並沒有「反李登輝」情結的測量，只能從側重正面投射感情的李登輝情結心理，來比較民進黨、國民黨與親民黨的民基。

從上面表六中三黨選民群體在李登輝情結的因素分數平均值來看，與以往不同的研究發現是，民進黨的選民群體比較上最具強烈的李登輝情結（.355），其次，才是國民黨的選民群體（.227），而親民黨的民基則符合研究假設七所預期的結果，最不具有李登輝情結的政治心理（-.572）。從這研究發現來看，無怪乎作為國民黨主席的李登輝，替國民黨提名人連戰站台輔選後，仍被激進的國民黨員抗議要求下台。



究竟是李登輝先背棄國民黨，還是國民黨先對不起李登輝，本文並無資料可以佐證。但從 2000 年總統大選調查資料中，卻可以發現國民黨的支持選民，並沒有較強烈的李登輝情結。這結果或許可看成是：具有較強烈李登輝情結心理的選民，在 2000 年總統大選時，轉而支持民進黨的陳水扁。這種說法印證最近李登輝主導台聯黨的成立、主張以穩定民進黨的執政為選舉訴求，則似乎具有相當根據。

劃分政黨民基的因素：多變項的分析結果

上述的分析，主要是從兩變項的關係中，探討可能與政黨民基具有關聯的各種社會分歧與文化價值及政治心理的因素。由於，在傳統上我們不把性別、年紀、教育程度與收入等變項的區分，視為政治分歧或政黨競爭的訴求議題，只是看成為影響選民黨派投票抉擇的決定因素。因此，在上述兩變項關係的探討中，我們並沒有特別從選民的性別、年紀、教育程度與家庭收入等變項，來看政黨民基的差異。但是，在一併觀察影響政黨民基的因素時，我們則同時將它們納入分析，以確定上述政治分歧的淨影響效果。

本文分析的依變項是政黨的民基，即上述所界定的不同政黨之選民基礎群體。依變項的屬性是三個類別的測量，因此，我們採用多元邏輯迴歸（multinomial logit）的統計方法來分析。由於上述所討論的政治分歧變項中，台灣心、中國情與李登輝情結等，在「社會變遷調查資料」中並未出現，所以我們分開討論兩筆資料的多元迴歸分析結果，從兩筆資料的分析結果，如表七與表八所示，可以相互印證與確認民進黨、國民黨與親民黨的民基差異所在。

首先，以 2000 年總統大選調查的資料而言，從表七的分析結果中，我們發現選民的性別、年紀、教育程度的差異，是影響他們投票支持不同政黨的決定因素。男性的選民顯著地傾向於支持民進黨，而女性則比較支持國民黨或親民黨。

表七：劃分政黨民基的影響因素（2000年總統大選調查）

解釋變項	國民黨民基 (n=193)		親民黨民基 (n=321)		LRX ² (df=2)
	Logit	Or	Logit	Or	
性別					
女					
男	-0.4462*	0.639	-0.3774*	0.685	6.8656
年紀	0.0297***	1.030	-0.0203*	0.979	30.5394
教育程度	0.3871***	1.472	-0.0273	0.972	24.0772
家庭收入	-0.0186	0.981	-0.0192	0.980	0.8906
籍貫					
外省					
本省	0.0180	1.018	-1.3086***	0.270	23.8712
族群認同					
台灣人					
兩者皆是	0.4520*	1.571	0.7097***	2.033	12.0833
中國人	1.0722**	2.921	1.3184***	3.737	11.7920
國家認同（中）	0.1257**	1.133	0.1567***	1.169	17.5242
統獨議題（統）	0.0996	1.104	0.1740	1.190	2.3174
台灣前途決定權					
台灣人自己					
其他	0.0677	1.070	-0.6544*	0.519	5.7420
台灣與大陸共同	0.5710	1.770	0.3710	1.449	3.2457
台灣心	-0.4608***	0.630	-0.4474***	0.639	19.3200
中國情	0.0614	1.362	0.4311***	1.539	14.2517
李登輝情結	0.0614	1.063	-0.8809***	0.414	87.3076
常數項	-4.0918***	-----	0.8158	-----	38.5239
Log likelihood	=	-783.63327			
Number of obs	=	1006			
LRX ² (28)	=	507.21			
Prob > X ²	=	0.0000			
Pseudo R ²	=	0.2445			
% Correctly Predicted	=	65.9046			

*:p<0.05 **:p<0.01 ***:p<0.001 民進黨民基 (n=492) 為基比類別。

就年紀而言，以民進黨支持者為基準，年紀愈大愈可能投票支持國民黨，而年紀越輕則越可能成為親民黨的民基。從選民的教育程度來看，教育程度較高的選民較可能投票支持國民黨；然而，親民黨與民進黨的民基，則在教育程度上並沒有顯著的差異。三黨的民基並不因為選民的家庭收入水準或經濟條件不同，而有顯著的差別。

如上所指出的，依據政治分歧的定義，傳統上並不把選民的性別、年紀、教育程度等個人背景特質，列為政黨競爭所訴求的政治衝突焦點。換句話說，一個全民性的政黨，不會以女性為主、或以年輕人為主、或高教育程度為主要的政治訴求；而應該說是選民因性別、年紀與教育程度的差異，會取捨政黨所訴求的政治目標而投票支持它的候選人，或成為該政黨的民基。在這層理解下，我們把這些個人特質的變項引進與政治分歧的變項，一併作多元邏輯迴歸分析時，發現上述兩變項所討論的政治分歧變項，對於影響三黨民基不同效果的大小，如表七以LRX² (likelihood ratio chi-square) 的值來看，仍然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所以，選民投票支持而依附於一個政黨，除了受到個人特質的影響之外，更重要的是受到社會分歧（省籍）與其他政治心理及文化價值的分歧（族群認同、國家認同、統獨議題立場、台灣前途決定權的意見、台灣心、中國情與李登輝情結）等因素所決定。

上述這些社會分歧與文化價值分歧的因素，的確是影響政黨民基所以不同的決定因素。民進黨、國民黨與親民黨等民基、與上述族群認同、國家認同、統獨議題立場、台灣前途決定權的立場、台灣心、中國情與李登輝情結等變項之間的關係，如表七與表八的分析結果顯示，都支持本研究提出的假設關係。

表八所列，乃是針對社會變遷調查資料所作的分析結果。其中，我們所討論的政治分歧變項中，雖然少掉了台灣心、中國情與李登輝情結，但族群認同、國家認同、統獨議題立場、台灣前途決定權等變項，如表八中所顯示的，對政黨民基的不同仍具有顯著的影響作用。

表八：劃分政黨民基的影響因素（社會變遷調查）

解釋變項	國民黨民基 (n=203)		親民黨民基 (n=271)		LRX ² (df=2)
	Logit	Or	Logit	Or	
性別					
女					
男	-0.2633	0.768	-0.3201	0.726	3.9553
年紀	0.0199**	1.020	-0.0312***	0.969	33.8693
教育程度	0.1820*	1.199	0.0477	1.048	5.3029
家庭收入	0.0327	1.033	0.0410	1.041	4.5171
籍貫					
外省					
本省	-1.5071***	0.221	-2.6630***	0.069	62.1896
族群認同					
台灣人					
兩者皆是	0.4345*	1.544	1.0126***	2.752	26.5496
中國人	0.2318	1.260	0.6812	1.976	3.3633
國家認同（中）	0.1405***	1.150	0.1694***	1.184	21.8288
統獨議題（統）	0.2805**	1.323	0.5245***	1.689	24.2728
台灣前途決定權					
台灣人自己					
其他	-0.0125	0.987	0.0656	1.067	0.0569
台灣與大陸共同	0.8100**	2.248	0.7424*	2.101	8.1864
常數項	-2.1585**	-----	1.0942	-----	21.1111
Log likelihood	=	-862.37009			
Number of obs	=	1118			
LR X ² (22)	=	446.50			
Prob > X ²	=	0.0000			
Pseudo R ²	=	0.2056			
% Correctly Predicted	=	67.5313			

*:p<0.05 **:p<0.01 ***:p<0.001 民進黨民基 (n=644) 為基比類別

這項發現與上述兩變項關係的分析結果是一致的，並不因資料的不同或納入分析變項數目的不同，而有所顯著的大變化。整體而言，與 2000 年總統大選調查資料的分析結果比較，社會變遷調查資料的分析結果所顯示唯一具

有差異之處，則在於選民的性別變項的影響作用，如表八所示，並不具統計上的顯著性。換句話說，在考慮比較多解釋變項的模型中（2000年總統大選資料的分析中），性別變項反而成為具有顯著影響的作用。由於，上述兩筆資料分析結果的少數差異，就本文的研究主旨而言，並非重點所在，故不擬在此進一步深入討論。

七、台灣政治分歧的焦點：代結論

以上的分析，本文針對八個可能成為政治分歧的變項，來看民進黨、國民黨與親民黨的選民基礎何在。無論在兩變項的分析、或一併考慮個人特質與社會人口學變項的多變項分析中，我們都發現省籍分歧、族群認同、國家認同、統獨議題立場、對台灣前途決定權的立場、台灣心、中國情與李登輝情結等，對於決定選民歸屬於那個政黨，具有顯著的決定作用。換句話說，這些影響政黨民基的因素，也是政黨政治立場相互區隔、與選舉訴求議題的聚焦所在。假定我們將這些劃分政黨民基的政治分歧變項，再作進一步資料簡化的因素分析處理，我們就可以發現它們實際上具有共通性，可以抽繹出兩個因素結構。如表九的因素分析結果所顯示的，族群認同、國家認同、中國情與台灣前途決定權等四個變項集結在一起，具有最大的因素負荷量；其中，尤以中國情與國家認同的因素負荷量為最大，因此可稱之為「中國結」因素。另一組因素則以籍貫、台灣心與李登輝情結等變項所構成的，其中以台灣心的因素負荷量為最高，因而稱之為「台灣結」因素。

從表九的因素分析結果中，我們仍然可以進一步看民進黨、國民黨、親民黨與本文所謂的「游離選民」之間，究竟具有怎樣的差別。表十的分析結果顯示，在中國結因素上，親民黨的選民群體最具有中國意識，其次是游離選民，再次是國民黨的選民；而投票支持或認同民進黨的選民，則是最不具中國意識的選民群體。在台灣結因素上，民進黨的選民群體具有台灣意識，其次才是國民黨的選民，而親民黨的選民與游離選民則是最不具台灣意識的

兩個群體。另外，無論從台灣結抑或中國結的角度而言，跨黨派的游離選民，在相對位置上與親民黨的民基最為接近。讓我們回過頭到表一中的結果加以觀察，則我們可以發現：以 2000 年總統大選調查資料而言，這群游離選民最主要的來源在於：一、仍然認同國民黨但卻投親民黨票（n=57），二是民進黨認同者但卻投票支持宋楚瑜的（n=15），至於其他跨黨派分裂投票的選民則居少數。雖然這些游離選民仍然認同原來的政黨，但行為上卻投票支持宋楚瑜（親民黨），或許這才是國民黨慘遭滑鐵盧的主要原因之一。這群本文視為「游離選民」的跨黨派之選民，例如認同國民黨但卻投票給宋楚瑜的，可能就是一般所指的策略性投票者；但這有待進一步研究分析來加以驗證。

表九：中國結與台灣結（因素分析）

	政黨民基樣本	
	中國結	台灣結
籍貫（本省）*	-0.20574	0.59665
台灣心	-0.18670	0.79508
李登輝情結	-0.09399	0.68320
族群認同（中）**	0.56308	-0.36602
國家認同（中）	0.69022	-0.25329
統獨議題立場（中）	0.72636	-0.33159
中國情	0.84547	0.15510
台灣前途決定權（台）***	-0.43586	0.22329
固有值	3.02783	1.12095
解釋變異量百分比	37.8	14.0
有效樣本數	985	

* 省籍以「本省籍」= 1、「大陸各省籍」= 0 的虛擬方式處理；

** 族群認同以「台灣人」= 1、「也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兩者都是）= 2、「中國人」= 3 的給分方式加以量化。

*** 台灣前途決定權變項則以「台灣人自己決定」= 3、「台灣與大陸共同決定」= 1、「其他或無意見」= 2 等方式給分量化。

總結而言，親民黨在上述八種政治分歧變項中的相對位置，可說是取代新黨原來的定位。新黨的泡沫化除了是因為它的領導菁英凋零之外，最致命的原因或許是它在許多政治分歧上，偏離中間位置太遠，例如在省籍、族群認同、國家認同與統獨議題立場上，被定位在遠離社會民意主流的一個極端。親民黨則在宋楚瑜執掌省政的機會中，深知民間的主流意見與社會動脈，而在黨綱、與政見上保持與國民黨若離若合，遊走於台灣結與中國結的中間地帶，加上他全省走透透的形象，因此能將親民黨在一夕之漸壯大起來。

表十：中國結、台灣結與政黨的民基（2000年總統大選調查）

	黨派投票樣本		N
	中國結	台灣結	
	因素分數 平均值	因素分數 平均值	
國民黨民基	0.2639553	0.0989605	186
民進黨民基	-0.4215794	0.4104119	481
親民黨民基	0.3762823	-0.5273278	318
游離選民	0.3121673	-0.4415097	109
Eta	0.3755***	0.4197***	1094
Eta Squared	0.1410	0.1761	

***: $p < 0.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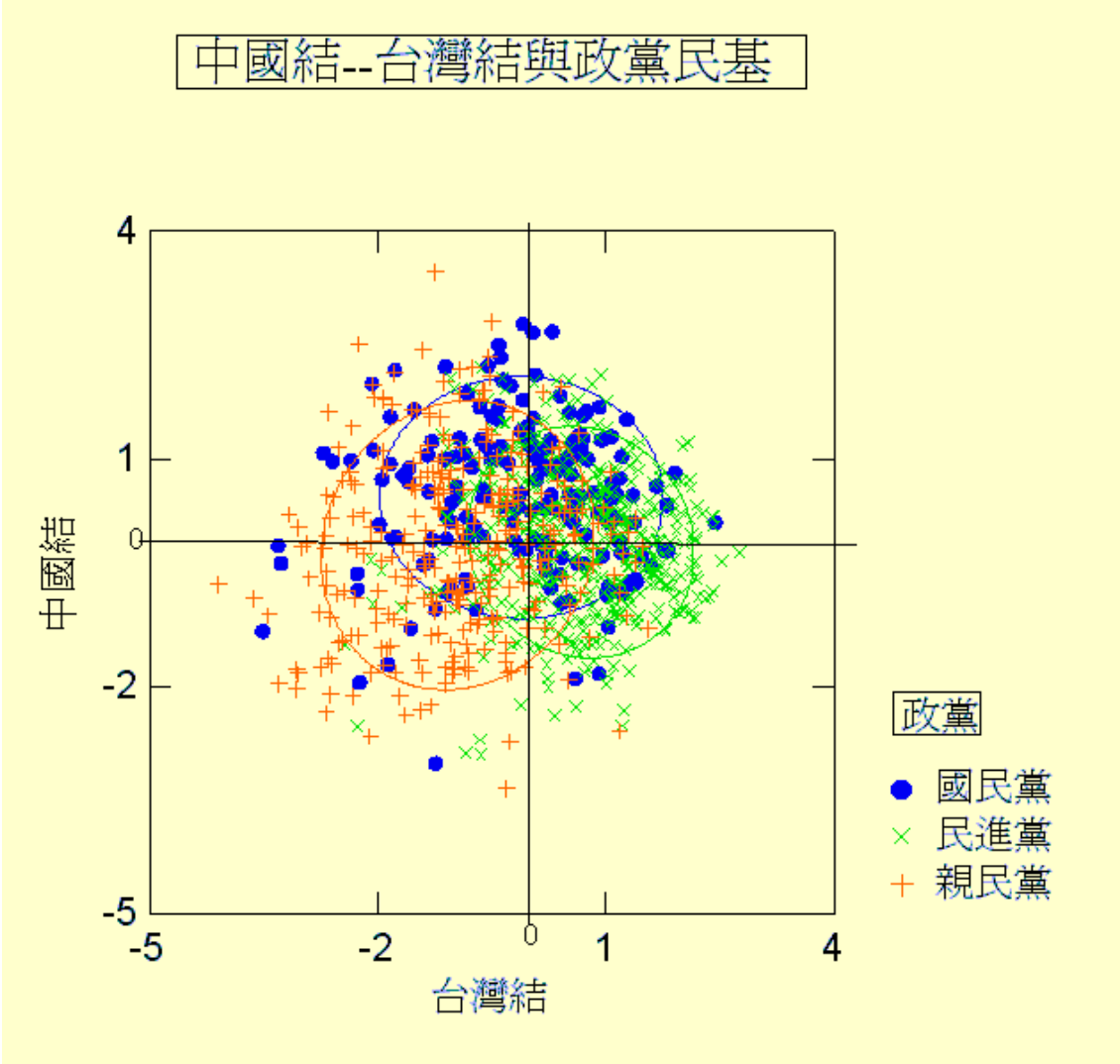
台灣社會的政治分歧仍然環繞在台灣結與中國結的座標上，台灣這種以認同為主要內涵的政治分歧，基本上是有別於西方選舉政治中所呈現出的政治分歧，因而引導政黨演變的因素與改變的軸線路徑，也就會有所不同。最後，我們以上述八種政治分歧變項與三黨的民基，作統計上的區辨分析（discriminant analysis），以區辨軸來描繪民進黨、國民黨與親民黨的民基

之相對位置。分析的圖示結果如圖四所示：國民黨的民基在中間上方，親民黨的民基在左方，而民進黨的民基在右下邊，三黨的民基具有高度的重疊性。這分布圖所顯示的政黨民基位置，主要是受到中國結與台灣結兩種因素的座標所牽引而形成的；換句話說，決定台灣政黨民基版圖的移動或重畫，從總體層面來看，主要是源自於暨融合又分離的所謂「中國結」與「台灣結」。因此，台灣的選舉政治與政治分歧焦點，性質上是有別於西方民主社會的情形。歐美的選舉政治競爭，主要是功能性的政策選擇，因此，選舉議題所顯現的政治分歧，只在於政策選項能否代表選民的利益、或解決社會當前的重大問題。這種政治分歧是單面向的，政黨要極大化它的民基以贏得選舉勝利，只要在這單面向的議題立場上，往中庸位置移動或調整即可。

台灣的政黨演變或政治分歧的焦點，則具有不同的路徑與面貌。由於台灣海峽兩岸華人社會的政治敵對，以及台灣本土化的發展趨勢，台灣的選舉競爭必然受到中國結與台灣結的認同感情所牽引。台灣選舉政治中所凸顯的這種認同衝突，截然不同於西方選舉中功能性政策議題的對立；所以，台灣的政黨只能在縱軸（中國結）或橫軸（台灣結）的對角線上移動，以極大化它的民基。換句話說，政黨要擴大選民基礎，必須在中國結與台灣結的座標上取得平衡發展，亦即：要「多強調一點、但不能太多」台灣結或台灣意識（選民集中在正座標較多），要「少強調一點、卻不能太少」中國結或中國意識（選民集中在負座標較多）。此外，根據調查資料的分析結果，圖四也同時顯示出：國民黨雖然與民進黨、親民黨的較接近，卻是兩黨圍攻與蠶食的對象，結果是具有中國結較強烈的選民，向取新黨而代之的親民黨靠攏，台灣結較強的選民則往台灣本土為代言的民進黨集結；至於居中的中庸選民，或思變或忠誠皆有之。在社會反黑金的聲浪下，作為當權在位的政黨而言，掌握長久執政經驗與豐富資源的國民黨，與茁壯中的民進黨或才剛醞釀中的親民黨比較，不但沒有任何優勢可言，反而是沈重的負擔。選舉的結果固然是台灣社會見證了一場具有重大意義的政權和平轉移，也出現一個取代新黨而具有政治影響力的親民黨。作為改變台灣政治社會的進程與方向來

看，總統選舉與政黨演變的影響是長遠的；但作為學術研究的報告，本文分析的結論還算是暫時性的，有待更多的後續研究與資料來檢驗。

圖 四：



參考書目

- 王甫昌。1998。〈族群意識、民族主義與政黨支持：一九九〇年代台灣的族群政治〉。《台灣社會學研究》2：1-45。
- 吳乃德。1992。〈國家認同和政黨支持：台灣政黨競爭的社會基礎〉。《民族學研究所集刊》74：33-60。台北：中央研究院。
- 。1994。〈省籍意識、政治支持和國家認同：台灣族群政治理論的初探〉，張茂桂編《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27-51。台北：業強出版社。
- 林佳龍。2000。〈台灣民主化與政黨體系的轉變：菁英與群眾的選舉連結〉。《台灣政治學刊》4：3-55。
- 陳文俊。1995。〈統獨議題與選民的投票行為：民國八十三年省市長選舉之分析〉。《選舉研究》2，2：99-136。
- 徐火炎。1991。〈政黨認同與投票抉擇：台灣地區選民的政黨印象、偏好與黨派投票行為之分析〉。《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4，1：1-57。
- 。1992。〈民主轉型過程中的政黨重組：台灣地區選民的民主價值取向、政黨偏好與黨派投票敢變之研究〉。《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5，1：213-263。
- 。1993。〈政治分歧結構的變遷：國民黨與民進黨勢力的消長〉。《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6，1：37-41。
- 。1996。〈台灣選民的國家認同與黨派投票行為：1991-1993年間的實証研究結果〉。《台灣政治學刊》1：3-55。
- 。1998。〈台灣的選舉與社會分歧結構：政黨競爭與民主化〉。陳明通、鄭永年編《兩岸基層選舉與政治社會變遷》：127-68。台北：月旦出版社。
- 。1999。〈李登輝情結的政治心理與選民的投票行為〉。《選舉研究》5，2：35-71。

- 徐永明、陳明通。1998。〈搜尋台灣民眾統獨態度的動力：一個個體動態模型的建立〉。《台灣政治學刊》3：35-71。
- 章英華、傅仰止。2000。《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四期第一次調查計畫執行報告》。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張茂桂。1994。〈省籍問題與民族主義〉。張茂桂主編《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233-278。台北：業強出版社。
- 盛杏媛。2001。〈統獨議題與台灣選民的投票行爲〉。新政局的開端：2001年選舉研究研討會會議論文。台北：政大選舉研究中心主辦。2001年11月17日。
- Campbell, Angus, Philip E. Converse, Warren E. Miller, and Donald E. Stokes. 1960. *The American Voter*.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Inc.
- Converse, Philip E. 1966. "The Concept of Normal Vote." In *Elections and the Political Order*. ed. Campbell et al. New York: John Wiley.
- Dalton, Russell J. 1988. *Citizen Politic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Chatham, NJ: Chatham House.
- Dalton, Russell J., Scott C. Flanagan, and Paul A. Beck. eds. 1984. *Electoral Changes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 Realignment or Dealign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Fiorina, Morris P. 1981. *Retrospective Voting in 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Franklin, Mark, Thomas T. Mackie, and Henry Valen. eds. 1992. *Electoral Change: Responses to Evolving Social and Attitudinal Structures in Western Countr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ipset, Seymour Martin, and Stein Rokkan. 1967. "Cleavage Structures,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reprinted in *Consensus and Conflict: Essays in Political Sociology*. by Seymour Martin Lipset. New York: Transactions Books. Pp. 113-185.

- Inglehart, Ronald. 1977. *The Silent Revolution: 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Among Western Publ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 1990. *Culture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nutsen, Oddbjorn, and Elinor Scarbrough. 1995. “Cleavage Politics.” In *Beliefs in Government Volume Four: Impact of Values*. Eds. Jan W. van Deth and Elinor Scarbroug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achman, Alan M. 1994. *Taiwan: National Identity and Democratization*. Armonk, NY: M.E. Sharpe.

附表一：樣本中投票選民的政黨認同分配

	2000年總統大選調查		社會變遷調查	
	N	%	N	%
國民黨支持者	208	18.4	242	18.8
民進黨支持者	333	29.5	551	42.8
親民黨支持者	192	17.0	188	14.6
新黨支持者*	14	1.2	11	0.9
其他	382	33.8	294	22.9
總計	1129	100.0	1286	100.0

*: 由於新黨支持者人數過少，也爲了避免混同其他無政黨認同者，因此不列入分析。

附表二：樣本中選民投票的黨派投票分配

	2000年總統大選調查		社會變遷調查	
	N	%	N	%
親民黨：宋楚瑜、張昭雄	414	29.4	357	18.2
國民黨：連戰、蕭萬長	208	14.8	242	12.3
新黨：李敖、馮滬祥	2	0.1	2	0.1
無黨籍：許信良、朱惠良	3	0.2	10	0.5
民進黨：陳水扁、呂秀蓮	507	36.0	687	35.1
其他（未投票、不記得、拒答）	275	19.5	662	33.8

分析樣本中的黨派投票分配

投給國民黨	208	18.4	242	18.8
投給民進黨	507	44.9	687	53.4
投給親民黨	414	36.7	357	27.8
	1129	100.0	1286	100.0

附表三：國家認同（中）的量化給分表

		中 國 統 一		
		贊 成	沒意見	反 對
台 灣 獨 立	贊 成	4	8	9
	沒意見	2	5	7
	反 對	1	3	6

附表四：台灣心與中國情的測量

測 量 題 目	2000 年總統大選調查	
	台灣心	中國情
1.不管中國是怎樣的落後，做一個中國人是最值得驕傲的。	-0.13963	0.73354
2.台灣人不是中國人這種看法是不可原諒的。	-0.08274	0.55429
3.不管臺灣和大陸在生活上有何大的差異，我們都要有耐心的加以克服，完成國家的統一。	-0.20336	0.79405
4.台灣與中國大陸合在一起才會有前途。	-0.31567	0.63202
5.一些吃台灣米、喝台灣水長大的外省人，如果還是不認同台灣，最好回大陸去。	0.63099	-0.05850
6.要掌握台灣人自己的命運，就是要割斷與中國的關係，建立一個兩千一百萬人的生命共同體。	0.73759	-0.26360
7.中國是中國，台灣是台灣，台灣要追求自主獨立，中國無理由加以干涉。	0.68585	-0.25973
8.中國的歷史是中國的，我們要創造屬於台灣自己的歷史。	0.77098	-0.16877
固有值	3.16013	1.05833
解釋變異量百分比	39.5	13.2
有效樣本數	1129	

附表五：李登輝情結的測量

測量題目	李登輝情結的因素
1.那些常批評李登輝總統的人，都是別有用心的人。	0.79155
2.過去有許多人批評李登輝總統的做法都是因為不了解他為台灣打拼的苦心。	0.85040
3.假如沒有李登輝總統的努力，今天政黨輪替的民主政治就不可能在台灣實現。	0.69102
固有值	1.82725
解釋變異量百分比	60.9
有效樣本數	1129

Partisan's Territory Lines Redrawn in Taiwan: A Comparison of the Electoral Bases of the DPP, KMT and PFP

Huoyan Shyu *

Party change and the shifting of loci of political cleavages have well been found going hand in hand. Upon electoral politics in Western societies, two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 are often cited to explain their relationship. One is related to social cleavages, as Lipset and Rokkan suggest in their seminal article. The other is attributed to Inglehart's value change theory. However, in Taiwan as it's burgeoning of competitive party systems has experienced, each newly-formed party may have eventually gone back to old cleavage structures to ground its grass roots. And, since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aiwan Strait unsettled yet, the party competition and political cleavages are to be inevitably tied up with the "Taiwan vs. China" tension, thus,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to those counterpart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With an analysis of two survey data sets in a mutually complementary way, in the one hand I tried to outline the nature of party change and political cleavages in Taiwan, and to identify and locate the electoral bases of the DPP, KMT and PFP on the other. A party's electoral base (min-chi) is operationally defined as those supporting voters who identified the party as well as those non-partisan voters who did voted for the party. As evidenced in data analysis, voter's ethnicity, ethnic group identification, national identity, unification-independence issue stance,

* Research Fellow, The Sun Yat-sen Institute for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attitudes toward who have the right to decide the Taiwan's future, Concerns for Taiwanese society or whole Chinese society, and Lee Teng-hui complex are all significant factors distinguishing the partisan divisions among DPP, KMT and PFP. It is argued that political cleavages in Taiwan are basically derived from the deep-seated cultural traditions, namely, so-called "Taiwanese complex" and "Chinese complex" at the macro-level. Consequentially, the party change and electoral competition in Taiwan have been confined to relate these two factors.

As testified with the 2000 post-electoral survey data, party change and electoral competition in Taiwan are related more to identification issues than to policy options, which have long been intrinsic to electoral politics in the Western democracies. Finally, a tentative answer to why the DPP won, KMT lose, and PFP consolidated in this presidential election was spelled out in terms of the shift and swing of electoral bases along with the entwined axes drawn by identification issues.

Keywords: Party alignment, Party dealignment, Party realignment, Social cleavage Theory, Value change theory, Electoral base, Ethnic group identification, National identity, Lee Teng-hui complex, Concerns for Taiwanese society, Concerns for whole Chinese society, Taiwanese complex, Chinese complex